

金文最



金文最卷四十四目錄

墓碑

顯武將軍張公墓表銘

聶柔中

伊尹墓碑陰

陳思忠

東海徐氏墓碑

承安四年

失名

益都鄭公墓碑

承安四年

牟仲勛

華州華陰縣創修仙蛻瑩碣

范若水

特贈金紫光祿大夫上護軍戶部尙書太子太保太原郡侯

賜諡文端無疑武公墓表碑銘

李仲常

棲閒居士張中偉墓表

沈英

中靖大夫邵公墓誌銘

訾棟

清河張氏夫人墓誌銘

以上原列卷八十七

王寂

保大軍節度使梁公墓銘

見文雅

趙秉文

郭公碣銘

見文雅

趙秉文

孝義縣丞崔公墓銘

趙秉文

盤安軍節度副使姬公平叔墓表

見文雅

趙秉文

遺安先生言行碣

趙秉文

贈銀紫光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張文正公神道碑

趙秉文

任子山壙銘

見文雅

趙秉文

中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公神道碑

見文雅

趙秉文

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史公神道碑

以上原列卷八十八

趙秉文

金文最卷四十四

墓碑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顯武將軍張公墓表銘

聶柔中

世之懷才抱藝之士欲立功名於後世取富貴於口年者不繇文
武兩科而進末由也已夫繇文而進者大則謨謀於廟堂之上次
則優游於郡邑之間口實繁有徒而繇武而進者達則受斧鉞之
寄窮則廁縉紳之列者代不乏人吾鄉張公顯武者卽繇武選而
廁縉紳之列者公姓張名琪魏之華人也胄出漢留侯之裔幼慷
慨多大志身長口尺有奇膂力絕人便武藝精熟異眾當亡宋靖
康年間經河北東路提刑司試中保申大名府按試時武舉格式
神臂弓七石五斗步弓口口口口弩四石五斗馬射口弓一石五
斗當時就試者八千餘人中選者止三人而已公中第一人特補
進義校尉卽便差充統率莘縣應募強壯軍馬準備出戰至建炎

元年八月內隨從統制官孟世甯解興仁府圍立功轉補進武校尉於天會七年六月內差權大名府第十五將隊將至阜昌四年十月閒差權耀州三原縣尉至阜昌七年八月內準大總西路口府機密房劄子差充中軍將官前去盧氏縣破滅羣賊立第一功於八年七月申差充河南府翼縣巡檢至天眷二年正月內依準詔書經河南府告乞歸鄉別稱差遣於當年口口內奉宣命任博州聊城尉至七月中準本州口口口在州人馬隨從都統觀察充副統領官破滅泰安軍叛賊張貴等於當年七月二十七日見陳追殺至二十四日勦除無餘至天德二年四月內任平涼府瓦亭寨主簿任滿而歸閑居不仕至大定二年上眾親勸令承仕勉從眾議於當年十月口到平陽府趙縣酒稅都監以監權非所口乃移滿歸口口口鄉里晦迹不仕若無官爵者與村實言勸以力農與市人言勸以勤儉與人子弟言勸以孝弟餘無所言終日獨坐不修威儀不事權貴恂恂似不能者有太古遺民之風至明昌

二年七月內乞致仕優游數歲至承安元年五月十七日終於家
官至顯武將軍騎都尉清河縣開國子享年九十有四葬於縣之
修善鄉皇樓村之原以從先□□公兄弟四人長曰瑜武舉及
弟次曰瑾次卽公也季曰玠先娶□氏生二女長適劉氏次適劉
氏蚤卒繼娶文氏生一男曰孝榮亦蚤卒再娶□氏生一男曰孝
和三娶皆以公階五品而封清河縣君云孫男六人長曰汝礪次
汝楫業進士舉有聲次汝霖汝賢汝翼汝爲公當宋靖康之亂有
羣賊楊大郎等入村鈔略兇橫眾兄弟皆散去以避其鋒惟公趣
家救母背負而逃賊眾追及欲害之其渠率楊大郎唱於眾曰此
人乃孝子也害之不祥眾乃斂威公之母子果免危掇其孝動人
有如此者公未中選時其母常憂靖康閒飢險之厄日夜愁惱不
聊其生公乃告之曰無慮我去就武試也須要必中若中選何憂
乏食後果中魁選全家優食廩頌其志於立身有如此者公嘗被
廢齊差往東路起鰥送長安至彼卻起金還東路交納至河中府

其府官等僞設筵待以阻其行有欲金之意公乃託故上馬便行至城門已懸鈞橋以斷路矣公乃揮劍斷橋之鐵索縱騎而過行不三四里有軍追及公乃命金橐先行獨殿其後引弓反射眾不能追一口而退遂完而納之其勇於濟事有如此者公嘗語親識曰我從軍一世凡經大小戰無慮三五十陳不曾妄害一人以希官賞天必報我公果享年九十有四若合符節然公之志行概多類此不能縷數其子孝和以公在制五品官合立墳旌將其禮狀公遺行欲琢石表墓以圖不朽乃以文見屬柔中因懇辭曰乃公顯武雖爲右選其孝其仁有足稱者仍官五品壽及百焉世所鮮儷盍求諸名卿才士以張顯之顧愚老繆原夫之學猶不追人何敢拜辱恐不足以發潛德之輝光答云以公鄉曲老生宜知先考之詳公而固辭其誰宜爲柔中再思之其事實其子孝於禮有可稱者口系之以辭曰

清河節慶挺生偉人孔武有力旣淑且純幼負大志銳於立身武

藝精熟斯聯縉紳帥府按試憲司保申弩開七石弓挽六鈞榮中
魁選武藝絕倫遂食天祿以振吾貧雄翼孟帥圍解興仁三任仙
尉兩破賊羣存心不殺口報如神官階五品壽踰九旬翼翼二子
誥誥六孫告老而退以養天真福壽康甯五福薦臻天不憖遺口
凶口口口神道立石旌墳以告永世用播芳塵石刻拓本

伊尹墓碑陰

陳思忠

人有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萬世開太平者其惟阿衡伊尹
乎嗚呼尹雖已往名留於史道載於經固無庸贅詞也然其坐域
歷世踰久人罕知者在所表而出之偃師縣爲今河南府之屬邑
邑西十里曰尸鄉尹墓在焉按周書立政三亳史記正義曰偃師
縣西南五里尸鄉南有亳版東有城卽伊尹放太甲處也寰宇記
云湯都南亳在宋州穀城縣今廢按宋州卽今歸德州今有穀熟
店皇甫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今之甯陵縣有葛椰睢州考城縣
有北亳城是爲北亳師古曰皇甫之說不經愚按寰宇記所云與

謚之說亦皆有理然以書攷之盤庚自耿復遷於亳作書有曰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鄭氏曰偃師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者依邙山故曰適於山也且商人歷世十九而都凡五遷皆由河決之患今歸睢之地雖有二亳皆平地迥野有河無山盤庚未必欲復遷於彼則湯放桀之後定都西亳明矣又按圖誌云伊尹既沒沃丁以三公禮葬於西亳西北十里今云去田橫墓二百步愚因公由偃師過孟津道經墓下詢諸鄉老里有王文者論曰余自父祖居尸鄉識此為伊尹墓國初鄉先生程彥魯輩考實載之圖經蓋文仕國朝二十餘今以老謝政歸誠不妄人也且墓西有田橫冢相去僅二百步徵諸此而益信嗚呼尹以事君之誠發而事業炳若日星充塞宇宙不隨時而化不易世而泯雖一坏之土百世之下猶使人仰之若泰山然豈人力所能致哉爰立貞珉鏤著姓氏且勒其事於碑俾後人知所敬慕云

集成恭錄

謹從

欽定古今圖書

東海徐氏墓碑

承安四年

失名

伏以徐氏之先人據郡書乃太公之裔也於是之時有食采於位者隨望所封以爲氏焉其望則不一或出於東海高平或去於濮陽彭城當有始祖而諱於桓也其次所諱通佺昌瑋約更勣及勢陵丁蘭等凡此皆時封侯伯輔國於民之上位也其後流芳四布赤縣神明或爲士農或作工商其業則不一此略舉於初以彰徐氏之先其上顯著以迄於今苗裔興焉今斯徐族有諱用者同姪雲等來謁於子求爲石銘願無見辭予於是曰不愧俚鄙聊舉徐氏之先宗以彰令族之後裔舊址新居自曠古以來戶業相貫濟州任城縣東南巨城之北王村居焉其後有祖遷之匡城今日兩城村也所有王村於口統年閒取之東魯而於本口不附村也不越匡魯兩村之境而有祖林二座一座最祖者於東魯南聖山西南隅其次二座一座於匡城口東石城之陽其末一座亦於匡村石城之西泗水之東匡城之北子冢之南卜其宅兆而安措之

□林三處春秋拜掃而□闕焉□□□幸奈用之眾族前值兵革
紅巾作亂或竄或隱逃生避難詎能圓聚至於撫定後來猶分五
葉一葉三伯是用之族□□□□有家屬遷於承縣界於今不復
或榮或枯未可得而聞也惟有三伯獨戀鄉貫□於族兄方之家
有兄侍養九旬有四而終也□葉遷於□縣界魯橋鎮西劉家莊
以田業所居而別□塋域也然而雖居異止本□一宗是用之族
弟也一用亦遷於北薄梁村穿土興□□戶貫邾久樂於斯而不
得還鄉也而弟兄有三曰用曰禧曰祐而我雖居異止享祀則一
唯姪雲弟霆二葉不離本□常守先塋□亦乘田勝遂子孫蕃衍
雲之弟兄亦有其三曰雲曰立曰乂霆之弟兄而有其二曰霆曰
忻其外枝蔓各具碑陰故乃刻石立銘磨成不朽之圖異里命工
琢就無窮之記可得明昭辨穆知宗別派其如指掌矣然□是况
仍云奈每履霜雪之悲□懷風樹之切感恩多生父母厯劫親屬
懷耽乳哺長養慈愛罔極之恩豈爲輕報故有姪雲等遂洗塵離

垢而於家庭廣開靈鷲之眞筌磨礪之至典普資濟拔也予聞五常之軌百行之宗惟孝爲先其有徐氏之門生則事於無違死則終於哀戚春秋拜祭冬夏追攀眞可謂光顯祖酬恩答義乃孝子之報親終矣復爲贊曰

昔在徐先東海爲鄉處望封氏太公時彰今斯裔者乃類其芳三
林列祖五葉排房石鐫光派林卜塋塲左昭濟濟右穆踰踰生事
死葬薦拔蒸嘗爲緣孝感祚裔枝昌時大金承安四年歲次己未
七月二十有六日 石刻拓本

益都鄭公墓碑

承安四年

牟仲勛

祖父東萊界山人也大□□□諱海伯祖諱清因遭宋季兵火
挈家西來卜居營邱□□己丑年八月二十二日生享年六十
有七十一月初一日卒祖母趙氏父諱信孝顯父母聰明識量勤
勞不怠成家有聲迺戶計增大辛酉年三月十五日生享年四十
有九大定二十九年正月初五日卒母閻氏孝敬舅姑承夫內助

不幸夫歿守義口有二子三女年皆孤幼養之育之使不覺有失
父之孤長子温既立娶師氏爲匹次子良弱冠而絕三女皆適名
家而家道備矣尙勤儉訓子貞順清潔淑德懿行鄉人皆稱之一
日乃謂其子曰爾之祖父母我之姑舅大事未備奉親之道如何
耳温素著孝行敬事孀母聞之垂涕追念其父創家之難戰戰兢兢
兢心之憂矣我祖我父率口口土未能口卜敬從母命今幸歲月
口通爲之大葬擇其良師卜其口口安厝之歲次庚午立口四
月十口三日孤子鄭温請予作記以紀其實命工刻石口於靈側
石刻拓本

華州華陰縣創修仙蛻瑩碣

范若水

古之學游方之外者名曰道人自兩漢而下及晉宋唐宋閒口人
逸士無代無之劉向始作列仙傳葛洪作神仙傳陶隱居作登真
隱訣而後沈汾作續仙傳賈善翔作高道傳莫不錄其行事載其
口口口口口苑之仙風金馬玉室之口侶造元洲者有之口紫霄

者有之或歌踏詞輕舉而升天□間隱去來□形而□□或□
化而再見山前或旣□□復進當歸或赴玉龍橋之宴集或爲青
童君之所召或拔宅上昇而隨玉皇之詔或棄家遠□□□溜
之遊皆□□閒所曾見者豈虛□哉□之仙傳蓋若此也□又觀
之歷□□史皆敘君臣國朝功名之事其於□□列傳之外□□
之人未嘗或廢隨時人君莫不向風景慕安車蒲輪交湊山谷益
見道尊德貴□可尙者自來華山上下棲隱之□□爲少矣幽人
逋客之齋房隱士道□之庵□鱗次山下遠近相望其閒修行堅
久日月旣老羽化亦多彼人者皆□□形於無形之表超數於無
數之先其生也則徬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其化也則
古今爲□□死生爲一□修之至此何所往而不安哉或告門人
遠遊而入谷坐逝或留妙頌辭世而放筆無言或側足而長□或
顧影而立□若此之類各葬林□並葬巖公名姓雖存骸骨異置
今者道流雷道昇發心聚葬遂於諸處收拾近年□化之骨如丁

先生本潁昌□韓□□本河間人各壽九十餘視聽不衰談笑而化其餘高道之士無疾而逝者共一十餘人擇得勝地在牛□□之北□祥觀之東巍巍高阜獨占一邱鑿山而下修此瑩域龜筮協從大開一穴將□骨呂年代□次環葬其中名曰仙蛻之瑩實大定二十五年十月十有八日也雷道昇蓋道門中穎悟超達慷慨士也修真鍊性□□年矣受法籙精醫□□功較行兩者兼之能人之所不能爲人之所不爲惜其已化之人寂然無聲□於此事略□存心大協眾議葬事既終一日訪子於馮翊且曰子亦道流也幸爲我作一碑以傳來世子老矣寡於聞見而拙於敘述□能□聊著其實□謂之曰自古入道門中雲水遊閑者蓋不可以名姓數皆不修墳域而□□□□往往高談闊語□□飛昇而恥淪生死今日之葬非古意也竊有疑焉雷公矍然而笑曰是大不然道不可以一塗而得又不可以一槩而永且如□仙□呂真君結庵四十年人無識者既化門人劉裕之藏骨於石室□□□處

見之再尋所瘞空棺中所見二□字陳希□將化先一□□門
人曰吾當遠遊峨嵋明日入谷至試鑿龕□□劉□□居洛陽已
死之後金蟬出頂其形亦無李□明遊鳳翔□化之後□□蜀
路□書謝葬若此之輩不可□□若釋門中達磨師葬後西去空
棺中唯存隻履佛圖澄葬後掘冢空棺中但餘□石由是□之亦
安知今日壙中之葬者得無眞君之□希□之遠遊秀峯之金蟬
□□之謝書□□□仙蹤□□□昇聚□之議不足疑也夫
如是然後知雷公之說□□而前日之疑斷可釋也今□□葬之
人姓名鄉貫列之碑□□助□□葬者各布於後因系之銘曰
巖□華□幾百斯年中有□室實名洞天遂使幽人景慕神仙月
來日往亦不免焉巍哉此塋依山之下□葬□□□道者或掩
其壙或棄中野以道觀之皆非實也百年旣□惟餘一名死而不
亡亦曰長生飛颿倒景與此同程千載之後瞻仰茲銘大定二十
七年八月望日

石刻拓本

特贈金紫光祿大夫上護軍戶部尚書太子太保太原郡侯

賜諡文端無疑武公墓表碑銘

李仲常

大定三年三月戶部尚書文端公卒於里第越明年崇慶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其長孫蟾枝君扶柩葬於蘇村先人之側浼予爲墓表碑記予素受知於公不敢以不文辭遂按狀武之先來自太原曾祖秀祖繩其父居仁以公貴皆贈如公官曾祖妣董祖妣鄭妣崔皆贈夫人公諱明甫字無疑號太虛賦質醇厚聰明過人年方弱冠卽登貞元狀元及第公生平不置宮室所居湫隘僅足以蔽風雨嘗謂孫蟾枝君曰吾一生爲清白吏家無餘貲止堪度日吾故後汝慎勿另治葬地仍葬我於先人之側不必治葬具安石仲翁是汝之孝也其孫悉從治命噫公可謂廉靜寡欲不事紛華者於是銘曰

陵川之區山嶽之神淑氣攸萃實生哲人維我武公盛世良臣文成威鳳人號玉麟始仕諫垣章疏屢陳繼擢詞林益勵忠貞兩守

名邦撫字勞神顯秩司農精白乃心總理錢儲毫無私心數年之閒貫朽粟陳急流勇退惟公一人優游林下落落風塵不欲隨俗先囑後人蘇村祖塋是吾返真孫從治命悉如公心止豎石碑以垂後昆

陵川縣志

棲閒居士張中偉墓表

沈英

君張氏諱中偉字充甫其先安定人徙居五原之張義者最號望姓君張義族也曾大父諱遇贈太保大父諱存贈太傅父諱達贈太師宋靖康末以右武大夫刺吉州王師圍太原引兵赴援力戰城下死之宋人嘉其節繡袞之贈上及再世諸子皆以蔭補官君甫七歲授保義郎累陞忠翊郎比冠特授昭毅郎閣門祇候而兩兄皆已貴顯伯氏原國公中孚時經略涇原仲氏宗國公中彥亦經略秦鳳故辟君涇原幕書寫機宜文字君性純質重義氣尙志節凜然有父風旣秩滿會關輔多故遂無復仕進意兩兄屢相稱引當途者將處以郡佐不屑也少日屏居南山築室開軒榜曰睡

樂以寓起居閑適之意先時有宅京兆松檜交蔭深閤清闥如在巖野而城南別塢又當杜曲佳處於是種竹引流日加營作幅巾杖履往來其間山人野老或與接袂未識君者不知其爲貴公子也齊國旣廢河南之地復歸版圖而原公入被柄用顧問所及首以君材爲對他日安閒之日因諭君以無仕趨其行君復書辭之大略以爲貴賤窮通各行其志累辭數百陳義甚高且以詩繼其後獨道韋杜閒花發酒熟之樂而不及其他原公讀之恂然自失曰是不來矣宗公解印恆山對君清話自慮涉履憂患抵掌歎息蓋羨君閑中所得之勝而媿君早退之勇也君素懷經濟之略而養志旣久滋厭仕宦故晦不自顯若與世相忘者及酒酣慷慨論說古今人物與夫治亂成敗之迹皆詣理極人然後知君非無意於世也平生嗜讀書尤善作詩語意冲澹蓋感而不懟樂而不流有晉宋詩人風致善五古□□□□文集凡數百篇號曰三谷蓋原公曰長谷宗公曰野谷而君曰義谷云君天資孝悌常以

不得養親爲恨霜露所感每不自勝原公有疾日夜侍左右不少
去□□□密翦臂肉雜藥以進疾遂以平宗公薨於臨洮聞訃悲
慟嘔血累日扶護歸葬哀動行路鄉里稱之大定二十五年十二
月庚戌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七服官擢昭毅更換新命凡六遷
爲承信校尉先室王氏繼董氏前□□男三人曰仔曰佐曰佑女
四人皆適士族三孫涇渭□□□□□□以明年三月甲申奉
君之喪葬於郿塢之斜渭鄉原公墓之東明昌改元仔來京師以
君阡表爲屬初君之葬也翰林直學士黃久約旣述治行之詳誌
諸墓矣乃獨論其大致而繫之以辭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
政是亦爲政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惟君孝友所立卓卓如此施之有政□□□君子
之達道□舍曰義而已矣聞之昔人貴則公之賢則君之竊哀君
之志而高君之風故去公而書君賢之也辭曰
義谷之雲兮油然而霖雨義谷之木兮隆然而棟宇嗟君之口兮

胡爲乎隱處□谷之樂兮唯義是取□□墓兮□□□□兮流
淙我則倦遊兮豈曰不逢胡爲中谷兮唯義是從孝悌兮至行雖
不用世兮□□□□處□義兮窮達有命□德□□兮□德之
下缺 琢神門兮翠珉君乎在兮不忘 郿縣志參陝西通志

中靖大夫邵公墓誌銘

訾棟

先生諱世矩字彥禮其先幽州人至石晉之亂遂之於沛因家焉
曾祖通奉諱化伯祖金紫諱奎伯父朝請諱敏能皆進士登第俱
累典大郡父儒林諱敏德仕開州司戶宋末兵革擾亂家事索然
宗族解散先生孤處鄉中多難劇貧而無他念惟務讀誦朝夕不
輟夜乏膏油縣君時與燃薪繼晷精勤不知寒暑初則治詩後無
文籍惟存戴經全帙遂改治焉曾不數載以至精通迨廢齊阜昌
六年開闢應試作兗州解元省試第二人廷試第一甲第一人登
第時年三十有六敕授承事郎單州僉判次任皇統三年授祿州
防判次任冠氏縣令次任京兆府推官次任朝城縣令末任河中

府推官逾歲而致仕官至中靖大夫先生性資端慤居官廉直秋毫無犯自儉約爲節所在屢有治蹟雖州牧侯伯亦不阿事常不以進爲念所樂者詩書而已故在常調亦不苟進年纔六十有三遽然告致而歸守道恬淡真古君子所爲年六十有七時丁亥歲八月三日因病而逝男有六人長曰敦仁與佑僕侯佐傳女四人孫二十一人曾祖通奉暨父儒林皆先葬夏村西北狼石溝東岸緣舊塋瀕河水漲侵近大定二十八年歲次戊申二月六日別葬先生於泗河之灣始娶鄧氏病卒再娶許氏後娶王氏皆封博陵縣君因耐葬焉學生訾棟幼蒙教養稔聞先生行狀諸子昆仲令棟作誌辭不獲已姑述大概以應其命爲之銘曰

甘棠餘慶世生直臣我公彬彬博物洽聞卓冠豪俊內蘊經綸進不屈指退能保身完名高節耀乎搢紳

徐州志

清河張氏夫人墓誌銘

王寂

夫人諱某字季玉姓張氏易人也其曾祖之上數世皆以貲產長

雄於鄉里然高氣節務施舍人以此多之大王父諱孝端主汾州五河簿王考价宋宣和閒補祕書省祕書郎景州戶曹掾本朝改奉信校尉隱居以終夫人年十四歸於今中都副留守王寂夫人性敏而靜恭執婦道閨門肅然言動有法實生二男曰欽哉業進士曰直哉供奉班祇候女昭余適左國公孫茂年三十有五以大定六年十月十八日卒後五年晉封太原縣君大定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葬於遵化縣靈應山之東原從舅姑兆銘曰

夫人之祖長雄且豪尙義好施人以此高夫人之性惠敏而靜閨門之閒曰嚴與敬夫人之壽方七十年乎天乎孰謂福善婦德既完婦道可觀從舅姑兆魂其永安拙軒集以上原列卷八十七

孝義縣丞崔公墓銘

趙秉文

君諱憲字子真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塋幢事業載壙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醇懿之休德不沽激以忤物不苟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羣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

能學爲人師行爲世表慈祥孝友篤密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真云其醇而不耀陳仲弓黃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於官春秋五十有二官止於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是材之劭猶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宜有譔述勒命斯表用旌不朽銘曰

元氣氤氳降爲仁人含和韞真不淄不磷介然而石温然而春聲溢天下祿纔及身青雲諸生滿其後塵勒銘貞石垂聲不泯

溢水

遺安先生言行碣

趙秉文

先生姓王氏諱礪字逸賓其先臨洛人先生實生於汴梁嘗以洛川自稱不忘本也自幼穎悟絕羣外類如也初學詩於伯父震落筆驚人震自以爲不及未幾詩名大振加之孝於親友於弟誠於

人篤於已遠近論大行必曰王逸賓矣初孟公宗獻友之張公璧叔獻趙公颯文孺皆師尊之先生天性謙至待□□之友若居己上及數公相繼魁天下直玉堂然後先生之道益尊名益重朝賢兩薦明德先生以書抵故人之位清要者苦以親老爲辭議遂止明昌末聖天子詔舉德行才能之士鄉人耆德諸生五百餘人薦先生孝行忠信文章爲世師表朝廷以素知名特賜同進士授亳州鹿邑主簿先生年幾七十矣以目苦昏暗卽日移文有司以老疾乞致仕朝廷猶以半俸優之首葺先塋次以分惠親舊計月而盡泰和三年八月二十有七日以疾終於家臨終神色不變戒其子棺周於身足矣語畢而逝葬於祥符縣魏陵鄉蕭氏之園先生教人先行後文與人交終始不易居喪齋疏哀服不去身二年與二弟同居終身無閒言平居循循醇謹視若無能爲至不義矯如也其詩沖淡簡潔似韋蘇州嘲戲風月一言不及也所與友皆世知名士若文商伯起張公藥元石及其子觀彥國王琢景文師拓

無忌酈權元興高公振特夫王世賞彥功王伯溫和父左容無擇遊道人宗之路鐸宣叔右丞唐括文正公鎮南都以禮致之不能屈及與貧士談兀坐終日不知誰爲主誰爲客也嘗冬日詣一親知家會坐客滿主人貧窶爲代給所須坐客疑其寒物色所得乃典錦衣以贈也喪其母鄉鄰或賻以布帛拜而受之異日復歸其人曰吾親安吾貧義不可受也其廉介類此其貞純之德卓絕之才淵深之學廉正之操黃叔度陶淵明元紫芝司空表聖之徒歟以秉文明昌閒轉河南轉運幕過相謁坡軒居士酈元興居士曰君知王逸賓乎斯人當今顏子也君不可不埽門求見之既見曰酈公知人矣自是之後虛往實歸及其重來墓木已拱嗚呼使子雲見之不當絕歎於李仲元蘇允明見之不當見稱於元子不意千古之下復有斯人乃伐石樹碣用旌不朽於是爲之銘銘曰居今而行古身晦而名章不獨以詩昌猗

溢水集

贈銀紫光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張文正公神道碑

趙秉文

貞祐三年冬十二月十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張公以疾薨於正寢
訃聞上爲輟朝命敕祭敕葬贈銀紫光祿大夫諡曰文正前代諡
文正者不過三數人本朝唯唐括丞相與公二人而已嗚呼亦可
謂榮矣初明昌泰和閒明天子勵精政事修飾治具典章文物高
出近古公之父清獻公任奉常春官朝廷典憲皆其討定修國朝
儀禮完然爲一代法其後公繼之前後垂三十年凡朝廷有大制
度大典冊大號令至於紀世宗顯宗章宗三朝之宏休偉烈未嘗
不經公之手初宋人寇邊南鄙用兵書詔旁午公獨任其事沛然
有餘朝廷以平章政事僕散揆軍回右副元帥完顏匡等圍襄陽
又賊帥邱審遣人告和或議乞以恩旨許將士回日俘掠公言君
人者與爲將帥不同君道以仁義爲主弔民伐罪而已將在闔外
權其事宜可也借如軍士應須俘掠與出之自上不若出於帥臣
之爲愈也其論襄陽可攻圍與否及欲分淮南之半爲界公言向

者大舉本朝蕩平江漢今平章軍回竊意在彼事勢或有未得如
吾意者但隨所得郡縣撫而有之彼必以我圍久駐之計方事進
取震懾畏亡求成不暇矣不必以淮南遠近爲斷其後張巖書來
以朝廷所須五事但欲量增歲幣歸泗州俘略朝議以面奉聖旨
必以割地稱臣使得贖罪爲辭公又言有司之事容可擬議至於
聖訓理難中止大定初蓋度僞宋必能遵稟故令帥府開示聖訓
報諭今旣聖度包荒竊恐宋人以要約重難怠於求請不若使其
易從然後示之聖訓重以生靈之故曲從來請庶幾兵革早息其
後以叔易伯重增歲幣函賊臣之首獻犒軍之賞公在翰苑籌畫
爲多南邊底定固賴明天子與大臣協謀蓋亦有內相之助焉初
清獻公由禮部郎中出守林棣公代爲郎中及以尙書遷亞相公
復爲侍郎及清獻公致政之後公又有御史之拜衣冠傳爲榮事
故其誥命有鄭之桓公代爲周司徒韋之賢成繼作漢丞相之語
公之沒朝廷以公家傳禮樂復命其弟行信爲禮部尙書自非學

問該博議論篤正而濟之以深醇之行勤敏之操何以有此公諱
行簡字敬甫莒州日照人祖莘鄉以醇儒碩學顯名當世仕至鎮
西軍節度副使父暉經明行修嘗任御史大夫公大定十九年擢
詞賦進士第一時年二十四云云公性純厚端慤謹慎周密口無
擇言而爲善不近名修道不求容唯以公勤忠直自結人主之知
是以歷仕累朝俱蒙寵遇平生少交游寡言笑嘗以謙敬自持待
人以誠而與物無忤故薨之日朝士大夫哭之哀也曰世不復有
斯人也云云其家風醇謹則似萬石君通達典故似虞秘書經學
論議似孫宣公詔誥典冊似李贊皇人得其一已獨厭餘不幾於
全乎銘曰

天地元醇降爲仁人含和韞真不淄不磷行爲世表文演帝綸家
傳禮樂載筆終身敢有一事墜其清芬厯事四朝寵數益新何以
致之唯敬與勤緇衣美鄭德星聚陳顧後絕配瞻前無鄰惟清獻
公如萬石君歲時問勞寢膳以聞慶建白首朝服事親明星忽逝

孤月獨晨永懷道陵鼎湖上賓金鑾舊夢玉樓斯文忠厚之氣歿
爲明神公薨汴陽而葬南原過者必式惟文正之墳

滏水集

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史公神道碑

趙秉文

始余聞季宏父名於相知閒行高而學博能文翰善談論下至博
奕亦絕人遠甚及來京師始識之温厚謙冲殆過所聞其問學愈
叩而愈無窮與人交愈久而愈不厭自趙黃山王黃華諸公皆屈
己尊禮之又與其壻陝西東路轉運使龐鑄才卿有冰玉之譽觀
其爲人與所交游其家世可知矣季宏又嘗語其兄公雋能詩洎
山東詩人王頤養道爲唱和友獨恨晚生不及陪奉其先大夫杖
履意必有名儒鉅公發其事業第未之見也一日季宏悵然曰先
大夫之才之行不減古人鄉先生張晦嘗志其墓矣崇慶二年公
奕任太常丞命子壻龐鑄狀其行求翰林學士承旨前禮部尙書
張文正公爲之碑文未成秋八月公奕改簽山東東路按察司事
無何中原受兵大河之北莽爲盜區鑾輿巡幸陪都百官奔走扈

從旣而文正公泊龐鑄相次下世求遺文於其家俱無有也公奕亦遭益都之喪亂子身渡河生平所藏書掃地無餘公奕不幸早孤族中老人又皆物故是以無能道先君行事者姑以舊聞粗記什一恐遂泯滅無傳唯是窀穸之事所以託不朽者惟子是在敢以爲請某與季宏同僚也其敢以不敏辭謹次而銘之公史氏諱良臣字舜卿其先洛陽人石晉鄭王之後曾祖大臨祖士元皆隱德不仕父淵徙大名鄉人稱善人力教公讀書後以公貴贈儒林郎母太夫人蔣氏魏之甲族也儒林君旣歿躬教以義方公亦卓然自立文學富贍大名李釜名臣之舊館置公於門下年二十四登宣和六年第調成安主簿俄丁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會宋滅皇朝撫定河朔安撫司辟舉監北京內東倉遷冀州南宮令涇州觀察推官德順州節度判官後歷清豐濮陽大名三縣令耀州三白渠規措以長子公雋之亡也尋醫東歸世宗卽位復爲南樂平陰二縣令潞州觀察判官年六十九卒於官大定八年八月也先娶

大名俞氏一男曰公雋妙齡秀發有聲場屋閒詩筆妙絕年二十
八無祿早世再娶德順毛氏親衛大夫惠州團練使緯之女賢而
有家法二男公彪公奕四女適毛城賈錫任祚梁僕公彪武節將
軍淇上埽巡河公奕太中大夫翰林修撰公在新安時李成帥河
南豪縱不法上下莫敢忤其意一日人持府檄及囊封至縣封有
河南印章及成手迹曰府主須金如囊封之重縣吏股栗唯命是
從公獨笑之命啟其封吏皆叩頭曰事若實則吏死無爲也公卒
令開之果盡石也其詐乃得居平陰日縣豪民王八十者持吏短
長爲一邑之害小不如意陰以法中之縣官熟視不敢誰何公至
召之庭中訓以義理遂感泣改節卒爲善人晚節居潞州上黨一
愚民以財雄一方率數村之民幾千人迎西齊王以賽秋社儀衛
之物頗僭制度利其財者構成其罪縣獄具聞於州州將亦武弁
有覬覦之心欲盡誅之公獨慷慨別白其事州將不能奪竟全千
人之命公仕宦四十餘年陸沈下僚心安氣和無不遇之歎及其

亡也夫人毛氏護喪歸葬於大名縣先塋之側禮也累官至中散大夫以子貴贈少中大夫開國伯在鄉里顏色怡然似不能言者及臨事毅然有執其孝友之誠蓋天性然自太夫人之亡家有二寡姊事之如母其月入之廩盡以二姊主之夫人不與也與二兄居聚族三百指衣食之如一其用廩也先其姪公明其仁於親族乃如此是宜銘銘曰

沈之水出爲濟經濁河不變其泚公之仕當宋之季流離亂朝清而不滓如卓密縣過建武則起名聞天下乃一令耳才德如彼位止如此不亡者存必在其子孫

滏水集
以上原列卷八十八

金文最卷四十五目錄

墓碑

廣平郡王完顏公神道碑 見文雅

尚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見文雅

故葉令劉君墓銘

醇德王先生墓表 大定廿五年 見文雅

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漢賈將軍墓碑

華州蒲城丞喬公墓誌 以上原列卷八十九

王榆山先生墓表 見文雅

斛律光墓碑

段季良墓表

武威郡侯段鐸墓表

武德將軍韋公碣 大定二十六年

趙秉文

趙秉文

趙秉文

党懷英

党懷英

張文

趙可

趙颯

孫鎮

李愈

張萬公

焦郁

穎川郡故陳公墓表銘 明昌六年

失名

晉趙宣子墓碑

靳德昌

太原王氏墓記 承安四年

雷文儒

李氏墓表 大安四年

雷文儒

隴西郡李公墓誌銘 大安元年

賈沂

應奉翰林文字贈濟州刺史李公碑銘 貞祐四年
以上原列九十

崔禧

金文最卷四十五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故葉令劉君墓銘

趙秉文

惟南山翁之曾孫以剛直聞百未一見槁死空墳二子耶既秀而文將大其萌耶噫溢水集

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党懷英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摠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祕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值兵火隔絕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無嗣其弟摠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句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稚警悟及長力學自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居人無敢輒犯宗族

之閒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一日顧瞻鄆國夫人殿私自
言曰生爲人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隘陋如此甯不愧於心乎乃
親率佃戶攜斧斤之具入東蒙之山躬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
有餘日連車接軫以歸起西廟尼山廟兩處鄆國夫人殿及大中
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圖繪畢備朝廷聞公名召
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職專祀事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
授曲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旣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茂歲
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五餘里及晚治縣無一
日稍闕差科甚均訴訟無滯親族有訟卽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
諸材當首人舊驗物力差當公預令定奪相次明以公文告示比
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夏絹凡丈尺小戶舊
例合併全匹輸納隨村首曰皆自斂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算和買
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慎勿
拆廬舍壞冢墓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冢墓頽壞當以已俸完

之二者既安吾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無主暴露枯骨當遣使厚葬之有碑曰叢碑邑人春冬祀之葬畢是夜夢眾人來謝內一人稍前云嗟哉暮雲之弗及既寤遣人搜求又得千餘副復夢來謝公年歷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已厚於賓客周惠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傳之女孫後贈魯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後封魯郡太夫人二子長卽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昂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五十傳哉

廣記

祖庭

漢賈將軍墓碑

張文

原夫立石者將以刻功記事者本乎紀實如有功不刻而石且何用有石不紀而事但徒書夫後漢賈君文者南陽冠軍人也少習

尙書有將相之器王莽末聚眾數百人於明山自號將軍更始立
 將其眾歸漢光武見而奇之於是署破虜將軍使督盜賊將軍馬
 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光武至信都遷偏將軍拔邯鄲擊青犢破眞
 定降陳僑建武二年擊鄴降王尊明年春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將
 軍嘗從征伐未嘗喪敗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其敢
 深入常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後諸將論功自伐將軍未嘗有言帝
 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封膠東侯噫生而爲將能有功於
 曩朝死而爲神屢降福於茲邑今撫信史之言而立石於墓右庶
 幾邑民以時享祭而不敢慢也大安元年進士張文記

南陽府志

華州蒲城丞喬公墓誌

趙可

上缺

改華州蒲城丞正隆之季關陝空虛華州密邇商鄧人心動

搖令與尉皆挈家遁去君召耆老告之曰今事勢如此南軍且至
 爾等何以禦之皆曰有降而已君復好謂曰國家之興實天所授
 人荷寬政亦已久矣其忍負之乎苟如所言將捨順效逆一旦朝

廷以偏師至南軍奔潰不暇從之而去者爲官軍所乘皆死於蹂躪其不能去者責以背叛孥戮之今丁口數萬同一心力足以自固吾爲爾等計莫若善壘浚隍厲兵積粟吾雖不肖願率先父老以圖共守此萬全策也眾皆喜曰敬受令於是增卑培薄躬執畚鍤以道其泉不浹旬而城完乃料揀丁壯得二千人悉令登陴又選精銳百人以爲牙兵其餘衛坊曲更巡邏備炊爨者皆當其任禁繫豪猾逐去游手命寄居官分守要害延老儒與參謀議部分既定甲冑登城諭以禍福旣而有謀翻城以應敵者執而據賊戮之人皆屏息未幾渭南赤水華州華陰白水下邽皆爲南軍所據賊楊萬李孝章率眾傅城自冬及春首尾凡四月誘脅百方君誓死無二人知感激自奮賊不能攻大定二年春正月官軍至賊始散走君空壁而出與官軍合擊追奔數十里振旅而還君慮民之嘗陷於賊者不能無罪諭使自陳其後捉殺使誅從亂者此邦之人獨賴以免人亦感君之恩繪君像戶皆祠之

下缺

建炎以來繫

年要錄
以上原列卷八十九

斛律光墓碑

孫鎮

王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世載忠謹北齊社稷賴之不幸為祖珽
口提婆輩讒死王之祠堂舊在州衙子城東北隅俚俗相傳云王
嘗指此地曰吾死後葬於此及百年當有二千石為吾守墳後人
遵其遺旨葬焉構諸孤墳之上此理殆無足信者蓋州置於後魏
之初而王沒於齊之季則指葬之說誣矣按守居園池記云由於
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則廟基正臺之遺址殆長慶以
後守土者憫王之□□因即其地而建為影堂晉天福閔刺史張
廷蘊後增大之乎不然樊宗師號為紀錄細碎曾不一言及此何
也

絳州志

段季良墓表

李愈

段氏之興其來遠矣世居武威在漢則北地都尉印在魏則晉興
太守汾至於有唐尤為顯煥身居將相公望巖巖則文昌其人也

笏擊姦邪英烈訇訇則秀實其人也其餘特書史籍乃寘周行者亦不縷數降及前宋則我司理參軍出焉參軍諱應規鄉於絳之稷山門族蕃大連薨接閏相望屹然邑人號司理莊以別之爾後理光種德疆畎相承不替其緒者累葉矣四世孫季良字公善乃故贈中奉大夫武威郡侯矩之父故華州防禦使鐸之祖也昆季五人兄曰季先季亨弟曰季易季連姪五整徹衡術衍量材授事各有所主或私門幹蠱或鬻序治經俾皆不失其性分公生而敦敏不喜兒嬉長而厚重不悅紛華壯而負長材遠度恥爲齷齪近步以尊常守故而巳人有勸仕者笑而不答私謂所親曰丈夫居室豈能以太倉一粒爲人所役哉姑山之陽汾水之曲世有善田數頃許足以奉祭祀供甘旨備歲時伏臘之禮給子孫詩書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善於鄉里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哉勸者始退事兄季亨尤爲盡禮季亨之子整與賓貢之書升於太學絳之距汴不啻千里始我往矣琴書僕馬無不畢具及至之日問貽以

時俾忘倦游整亦不負父叔之志曉窗夜燭克盡其業為時聞人
娶故洗馬楊君孫女天資仁淑司我中饋其姪整後以文藝擢知
太平縣事人皆歸美賢叔之致居無何昆弟中有求異者公拒而
不諾再三至不得已泣而告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同
枝連氣何遽如是中外資產任君等所取一無所爭吾主張門闕
樹德積善有年矣天實有之其肯貧我嗚呼公之言其仁人之言
哉知其敦好本業不務外飾輕財重義樂善好施求之古人中十
無二三今者壤廬已安矣孝孫之心猶以為不足遠採他山之石
樹立豐碑圖不朽計愈晚詢之耆老參以耳目之所接猶得詳言
之而為之銘銘曰

姬姓分封鄭武公子段氏之興自茲伊始枝葉相承多歷年所乃
武乃文或出或處厥惟我公稷山巨族樂守善田恥修邊幅孝弟
睦嫻得之自然朋友稱信族黨稱賢昆季之閒有求異爨推肥取
瘠會無競畔哀此哲人生而有死天監孔明子孫受祉

稷山縣志

武威郡侯段鐸墓表

張萬公

公諱鐸字文仲少孤事太夫人以孝謹聞師事長兄鈞專心嗜學
行吟坐誦聲滿鄰舍方其得意雖暴雨漂麥亦不之覺也積數年
閒經籍子史無不該貫少有大志嘗於簡策自書曰韓愈自比孟
軻曾西不爲管仲況魁天下乎苟有其志亦無難矣所蘊概可知
已與兄鈞同遊場屋並驅爭先振華發藻難弟難兄矣都人呼稷
山二段其聲價有如此者登正隆二年進士第五人第調長安簿
未期丁太夫人憂哀毀渝制服除守絳州絳縣簿蓋戀戀松楸不
能遠去也至是應門蔭之賞諸子首及兄鏞是亦人之難能者秩
滿除天德軍節度判官郡在北陲官置互市公監督之兩盡其平
邊人賴以安移宰耀州美原縣以仁政撫民以智術馭吏吏莫搖
手而民得歡心遺愛藹然是歲以葬事在告歸葬先郡侯而下於
參軍之故塋會葬者不啻千人邦人榮之繼宰涇陽陝西之民先
是困於和糴公素知其利害量入爲出權其輕重抑甚貴甚賤之

弊而官私具贍瓜期將至斯民墮淚以狀聞有司願挽留者幾及
萬人改充尙書兵部主事奉命省山西等路旱災爲除租稅民迄
小康世宗皇帝駕幸上京兼主六部事以扈從之馳驛應辦往無
不給以勞授同知棣州防禦使事時河決滑衛閒故相劉瑋辟公
督役工省費輕人忘其勞復被命審決河北路刑獄事濟以平恕
咸得平理朝議改中都都麴務累政不舉無補國用遴選能幹俾
公服職鞭算心計增餘數倍優詔褒嘉贈錢鉅萬超授大名府治
中兼本路兵馬副都總管時旱魃爲虐民飢賒死嘯聚綠林公惻
然垂憫徧加賑濟民由是免害而盜亦潛息尋授曹州刺史增邑
三百戶提舉河防事方夏淫潦黃流泛溢公躬率僚屬露宿堤上
風號浪激傍觀膽悸公安然不動河神感誠徐復故道遣鎮平定
是邦居壽陽井陘半山之間歲苦繁霜降早害及秋成下車以來
禾稼屢豐百姓歸公和氣致然洎典吉州誥詞謂眷彼吉鄉鄰於
晉甸旣往分符而守何殊衣錦之榮公領詔章尉來拜埽五馬駢

駢觀者如堵雖買臣之適吳長卿之還蜀亦未遠過也稽古之力一至於未幾徒節授華州防禦使過家上冢重光里社到官歲餘喟然歎曰吾本書生致身至此知進而不知退古人之所深戒也自草章疏懇求致政朝廷勉從之躡進兩階授中奉大夫加護軍封武威郡開國侯增邑三百戶倉實封一百戶俸祿仍給其半泰和元年五月得報言還故里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微疾卒於稷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二父矩贈中奉大夫武威郡侯母李氏追封武威郡太夫人兄鏞姪汝翼皆由公蔭初娶張氏再娶張氏三娶故通奉大夫馬公女並封武威夫人五子汝楫汝霖汝明皆早世惟忠惟孝並襲父爵一守華州鄭縣赤水鎮酒務同監一守華州蒲城縣荆姚鎮酒務同監初蓋便於侍養也嗚呼如公之勤於學問篤於孝友口常之克成其美進退之不失其正亦絕無而僅有也二子謹卜宅兆以泰和三年四月二十日具禮歸葬持行狀以泣告曰知先君之詳皆莫如我公敢來請辭刻諸堅石庶

足傳信於後噫孝子之心諄諄如是其可抑乎因悉言之不足復爲之銘銘曰

堂堂段公萬夫之特四歲而孤已知好德學問惟勤三餘不輟董氏之帷孫生之說作爲詞章挺特豪邁桂林一枝如拾地芥分符杖鉞出長四州有脚陽春與物咸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求之古人張仲孝友旣明且哲知止不辱駟馬安車歸於鄉曲公之名節善始令終寫之貞石穆如清風

稷山縣志

武德將軍韋公碣

大定二十六年

焦郁

故武德將軍姓韋公諱儀其先世韋賢仕漢爲丞相公其苗裔也世歷弗稽至郎公仕五代周有功故號封郎迄於宋祖曰秀徙居京兆盤屋縣父德贈敦武郎母孫氏贈封孺人後經兵亂基業殘毀逃居關土稍復本業有子二長曰俊次曰儀才皆克類儀尤親炙主善博通武經時天下騷亂羣雄嘯聚公一日謂兄曰吾等不幸生於亂世羞與編氓爲伍苟勵志靖亂功名可圖兄壯其言而

善之遂投本郡廣銳軍適招求銳士公以驍騎應選得從范總鎮
麾下披堅執銳搴旂斬將累立奇功錄充曲統制麾下凡所招募
士卒專命訓練用致果毅率堪禦侮天會五年夏四月公率眾至
虢州賊閭路子引兵與公戰一鼓獻馘遂定虢州范公表爲保義
郎冬十有二月賊眾再犯虢公受命提兵擒殺始轉忠翊郎天會
六年隨統制狄嗣宗復盧氏縣進拔嵩州解圍陝州府暨宜陽諸
叛賊楊偉口首泉潤什驅民數千口轉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肇
任虢州兵馬都監次任河南孟汝唐州兵馬使下五軍提轄公因
遊歷宜陽永甯兩縣愛山明水秀物華人熙用自己積貯之貲置
膏田一千餘頃至廢齊阜昌三年正月公率眾奏允差充虢州兵
馬都監視事日久於坊廓置地一區安定縣買田四頃阜昌八年
權大總管府差充環州兵馬都監未赴任尋改授諸路兵馬大總
管府差應右軍統領至皇統八年公以老歸政爲武節大夫尋換
武德將軍驍騎尉卒於正隆元年十二月五日享壽六十有四公

先娶原州王氏長一女適朱氏後娶虢州王氏無所出仍娶鄧氏
楊氏誕男朴尋娶趙氏封安人無所出男朴孝行純篤廬於墓側
寢苦枕塊哀思哭痛服竟適追前志從征皆有破敵之功莅事則
有滅私之道天性儉素動而有禮一方蒙休實終賴之於是思親
涕淚斬山立垣穴石為棺樹碑鐫誌大定丙午歲告成功九月三
十日卜葬永甯太平鄉金門山之陰仍勒銘以垂不朽銘曰

昔應勝口超然不羣英資天武卓冠三軍傾心効用呼兵集雲訓
練既熟憂戚能分進取虢州出邁渠魁總矢張弧揚音迅雷凶無
不誅圍無不開鶴唳風聲披靡驚駭功成守官不受賄賂莅政勤
劬資身儉素病臻告殂永昭美故鐫碑開碑庶識君墓

穎川郡故陳公墓表銘

明昌六年

失名

永甯縣志

夫陳公之祖本孟之河陽縣北冶村居之久矣自祖迄先人皆忘
其諱其先父六公艱哉孤立世以農桑為務竹木蒨茂蔬果園植
男竭力耕耘女化居絲枲負溟水之曲景臨洪岡而原長如斯勝

地亦可嘉之公諱漸昆仲二人弟口校尉是也惟公爲里人日爲人修長謙沖忠厚人以禮加雖貧賤辭讓愈於自下人或忤己雖豪貴猶以氣出其上慷慨倜儻處世任俠嘗爲三治長鎮靜不擾界無竊盜眾所推賢處承平之世不乏奉養之資年逾所欲享於樂國公之妻子昆仲三人一女長男諱道妻裴氏再娶秦氏俱亡生孫二子二女長曰靖妻張氏亡再娶楊氏生曾孫女三人長曰望兒次曰迎兒小曰三兒次孫男八哥娶高氏生曾孫二子長曰驢驢次曰福兒長孫女曰大女適口宗趙口次曰三兒適黎林李忠公次男口序今口正是也妻薛氏生孫二子一女長曰六哥妻王氏生曾孫二男二女長曰小一次曰念三曾孫女長曰張姑適林泉郭口九次曰姑姑次孫男七哥妻口氏生曾孫二男二女長曰念二次曰五住曾孫女長曰不惜次曰骨鬚孫女曰白姑適渠里村李一公又次男口妻楊氏亡再娶畢氏生孫一子三女孫男九哥妻郭氏生曾孫一子一女男魏驢女宜姑長孫女曰二女適

南堡吳□次曰大姑已許親本村姚□大次曰小姑年幼公女曰
 小姑適本村馬鎬公之弟故進義校尉二公諱□□□子生
 四女長曰□姑適□□□次曰房姑適李村□□□次曰師姑
 適大街崔□小曰八十姑適林泉李□□□南郊斂福錫民
 寵兆姚之齒□達尊之民年七十□十□□□南郊斂福錫民
 其□□□孫之□裕也□何□疾於□二十六年□□□□
 之故私第享年八十有六朝廷莫如爵爵莫貴於朝廷矣鄉黨
 莫如齒齒莫尊於鄉黨矣以今尊之爵□古尊之齒今□石為記
 上以忠於君□其褒賜之榮□以孝於□□□□□□□□
 姑□以□事置於墓側以傳於不朽耳

銘曰

□□□□□□□□□□□□□□□□□□□□□□
 鍾□□□□□□□□□□□□□□□□□□□□□□
 葬祖宗塋

植茂植泉秀高峯□□而□已表心□□有孝子□□□蹤□□
□欲寵祿旌封光流綿永子孫重重時大金明昌六年歲次己卯
正月□□日孟縣志

晉趙宣子墓碑

靳德昌

忠節有以勵其臣英氣足以激後代生而無愧死而有神宜乎血
食千年典型猶在質之前古晉趙宣子其人也公諱盾諡曰宣晉
上卿趙衰之子也魯僖公五年公子重耳以驪姬之難出奔狄衰
從亡也狄人伐廕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
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即宣子也僖公二十五年公子歸國是爲文
公公女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爲才因請諸公以爲嫡子文
公之復國也衰之計策爲最多遂命爲卿三十三年文公卒子襄
公即位宣子代父執國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魯文公六年而襄
公卒靈公即位少長而侈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
宰夫膈熊蹯不熟則殺之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

門闢矣具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虜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人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宣子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其忠於人主感於人心大率如此其他行事詳載於史逮子朔嗣位遂終老焉蘇温遂晉之遠壤蓋後屬諸趙氏今邑西十里有宣子墳廟存焉春秋左氏書魯昭公元年十二月趙孟適南陽烝於温杜元凱稱趙氏家廟存焉兼質諸圖經亦不誣矣但以年祀綿邈碑志不存居人以方陵呼之塋之四圍鞠爲禾黍時有田夫野老豚蹄豆酒禱

禳水旱而已嘗然莫知其由來泰和王戌之冬德昌自潞而來忝
丞是邑因公往還屢謁祠下至於口立遐覽弔古傷懷想千載之
英靈冀九原之可作因命工刊石緬紀芳猷庶幾陵谷變遷亦且
不朽

河南總志

太原王氏墓記

承安四年

雷文儒

王氏之先本青州人也世有隱德以農爲業當唐末年巢寇作口
互相侵擾不能安土因以避地徙家而來至孟州之陽西北隅小
仇村卜以居焉後爲河陽民自高祖而上遠而莫可紀高祖二子
長曰口翁次曰孫曾祖五翁諱整嘗娶車村牛氏生子六人乃本
家之祖父也祖諱口其爲人也敦而信謹而弱力闢土地躬耕稼
穡雖水旱不息雖寒暑不避田口廣蓄積備先具也昔公之生其
父嘗語人曰此子他日當大吾後公娶本州段氏爲妻溫純孝義
克勤婦道生子三人長曰鎮生而不口以財發身口而能容仁而
有勇雖臨事之難必仗以義凡與人面交必結以信可爲純德君

子人歟次曰□□風度堂堂如也當農隙之際喜談論道德漁獵
經史尊賢□□真亦異人耳鎮嘗娶北魏村席氏爲妻生子四人
女二人長曰輝幼而克家動靜有節□□□□耕稼不改□
□□治民嚴敬□宦府相似人多畏而服之故孔子曰□惟孝友
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此之謂也□初娶大仇
村尹氏生子一人又娶州西章村范氏生三子三女次曰□娶唐
村武氏生五子四女次曰炳妻南邊村高氏生三子三女又次曰
耀妻□□張氏生三子一女次娶程家女程氏一女珪娶本州
□校尉女爲妻生二子六女長曰政妻白家莊焦氏生四子六女
次曰名□妻東鄉西長村張氏生三子二女又次曰昌妻懷州河
內縣王村楊氏生二子□□□□子孫□□自來矣大率
能循祖訓克紹家風莫不以儉爲德以勤爲功至於歲或不登嘗
發□□□□□給□□□之多□□□矣故得□□□□
□□河陽之大姓一日王氏昆仲扣門以請謂子曰吾家之先積

行累仁□□陰陽以□□□□□□□□所紀何以□□
□□□□□□之□□□諸□□幾傳之不朽僕謂曰君之祖父自
愧玉而下□相接□□□□未得其詳不能□□其□□有生
僕以其再四懇切辭不獲已兼喜其子孫之至孝□欲發揚祖父
之令德□□□默而無言不共□其□□者乎於是引□□□□
之□□□□□□□□□□□□有陰德厚者流必光予於王氏
得之信不誣矣鄉貢進士孟州學正雷文儒撰大金承安四年歲
次己未二月丁卯十有三日立石 孟縣志

李氏墓表

大安四年

雷文儒

乃祖者孟州河陽縣東小仇村人氏李□□□□□□□□□□
□□國朝緣撫定之久乃頒恩赦通行天下深有尊敬耆老之意
使□□□□□□及七十□□□□□□□□□□□□□□□□□□
□□□□□□特授進義校尉旌表其門致使鄉村上下聞之者莫

不欣然□盤□□□來相□□□因設會酒□□□我□
家自上世以來專於農桑不敢少廢豈意今日□國命恩命是亦
非常之遇也尙先祖先之□□□□□□□爲農者天下之
大本也力田者當世之急務也穀乃人之命食者民之天□□可
斯須舍其耒耜哉由是翁雖年及衰老尙切勉□□□□□□
□□□不可懈怠以理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所守縱復有荆
金趙璧魯□隋珠積之盈室奈何飢者不能食寒者不能衣又安
□□飢寒之患故飢寒□身必欲止非僻之心未知有也□翁至
八十五歲以老壽終於家葬於莊之東東塋內從西第三位是也
其第一位是父李□翁□□墳園相□西南祖□□西北隅是
祖父李大翁之墓也翁先嘗娶本州劉萬家莊高氏爲妻生一女
曰張姑適溫縣小吳村張氏爲婦因高氏遭疾而化再娶河南□
□□縣郭□劉氏□妻生一男曰李四翁名榮及其長立善繼於
家雖朝夕之間曾無少怠至於春耕夏耨□躬親其事不避寒暑

之勞不□風雨之苦益知稼穡之艱止欲成其家耳嘗謂諸子曰
我聞孝經有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
之孝也宜爾子孫服其教不□天災流行降及我身臥病未痊□
曰我竭力耕田敬□子職忽爾染患此豈非天之命耶遂翼日因
病告殂諸兒女號泣悲哀彷徨之意如無□□者□父嘗娶項家
莊□氏爲□□子因病而化後再娶車村成氏爲妻生男女各二
人長女曰生姑□大仇村王庭玉之妻也次女曰馬姑乃西□□
念三之妻也長男曰李六名□爲人純□勤謹於家娶□運村上
官氏女爲妻俱已亡歿有男女各二人長女曰趙姑適羅崖趙念
五次女曰□姑適□□村□念二長男曰念二名增娶□□□□
□□女次男高□未娶榮次男李□名炤娶到曾家坡張氏女爲
妻生男女各二人長男□一名坦娶大仇□□女生男楊和尚次
男謝哥□□南號張氏女未娶女□□定與西許馬氏小女賽二
定興西小仇王氏炤因父喪之後常□悲悼喪其父□□未老□

○凡先父○
○營未濟之事皆一一積漸而成之所且○耆老
母康健日親奉侍克全孝道其母成氏尙切切教誘○婦幼女勤
於桑麻女工○
○之事勝於曩日○雖知祖父○世葬
禮已畢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中心○為○難忘父祖積累勤苦
之功俾全家○今安○在小子何敢當克一○與諸○
○親識特來扣門為僕求文將紀其事載於尊勝經幢之
右立於○祖靈墓之前必欲傳之子孫永為勸誡○
○感歎其
事○其李氏之為人勤儉而務農謙讓而有禮○發揚祖
先之德此豈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固不敢辭於是援筆而書時
大安辛未歲四月八日○鄉貢進士前孟州學正雷文儒○
○讚曰

嗟嗟祖考世業農桑闢我田畝積於倉箱事非可○
之貞珉示其不忘子孟縣志

隴西郡李公墓誌銘 大安元年

賈沂

公諱□字信道忻州人也自其遠祖以□□爲尙書郎有聲遂爲名家後多聞人世本河東之大山子權不仕雄財於□□□子中子□□□生事流爲軍隸後轉忻州招收□□二十四指揮使心□□□□遂於州□蘭村稍置田園因家焉終老於家子孝德業鄉貢進士舉□□□師有子二人長曰肇次曰公以宋元符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生幼失其親□□儒業娶智氏公事母至孝與兄友愛淳善敦敏舉措□誠不貪世利不爲苟合與人遊處動持規矩卑意謹慎當世士人多與之接智氏治家嚴肅訓慈有法先公亡公享年七十有二以大定十一年辛未七月二十六日疾終於家諸子奉公與母智氏之喪合葬於龍岡之原公平昔文章有集二卷目曰金山牧河蘭若傳於當世士人之□子三人□□□□□早逝次曰李仁三曰李□長女適趙敦武次適楊遠李仁娶馬氏生男李桂女□郎婦桂娶楊氏生男李仲李榮女郭郎婦憐憐滿嬌俊嬌仲娶張氏生女招兒榮娶張氏李觀娶王

氏生男李堅女趙郎婦堅娶張氏生男鄭和女盼兒重嬌覲恐老
之將至有失奉思之意一日持父所作文章命工具石囑予爲記
僕與堅有親故不敢辭口記其實銘曰

哀哉淑人超然不羣口口閒出天喪斯文爲時模範游心典墳口
口士輩直諒多聞事親至孝友兄愈勤口口有死風散其雲大安
元年三月十一日承事郎鄉進士賈沂撰

石刻拓本

應奉翰林文字贈濟州刺史李公碑銘

貞祐四年

崔禧

勇而易發此强悍者之喜爲也然臨難畏死者有之柔而不武此
仁賢者之常行也然見義捐生者有之蓋人之忠節皆繇心理取
舍之明不在乎詞氣之強與柔也平居之時從容自許至於行義
之美孰不有是言哉負勢而直往肆忿而輕生直恃勇也倉卒之
變利害動撓保身毀節向之剛猛皆虛氣所使安足恃哉其有天
資純固涵養正理煦煦然常有溫粹之容低首斂容退然似不足

者不幸而與禍會則明誠審決義不內顧雖狂鋒虐燄樂爲之就
是豈前弱後勇哉惟其所畜之深有激則奮必將絕世驚俗凜然
爲天下之英烈是可重也然則節義者士之所素學以爲口教大
法豈若世閒淺深之徒苟合偷生者耶其爲有國家者之旌賞也
宜矣粵貞祐之初兵久不解敵騎南下攻圍係戮肆毒侵淫二年
正月至於濟郡人李演以前應奉翰林文字墨衰居此因之□□
者爲備禦三日敵不能得併召其黨大集於城下勢不敵城陷公
被執復固疑其衣冠也曰若非李應奉乎蓋敵中素聞其名意欲
得而使之也公承問曰然敵喜使之跪曰大官可得也公曰我進
士第一人重有祿位汝何禽畜吾豈爲汝使哉賊憤擊其脛碎
之終不屈繼中以刃至死猶罵云嗚呼懿哉是豈仁者之真勇與
已而敵退朝廷遣使宣撫山東廉得其實奏請加贈上意矜恤祿
以濟川刺史之章仍令勒碑致祭淵乎聖慮其知所先務矣惟平
亂定難在曉人以逆順之理而起其忠義之氣令賞典首及死節

之士其於驅策將士深得其鼓舞之術也臣禧承命拜手為之銘
曰

君子所守惟義之為威武不屈死生不移世教舉此以為常理此
而不知安足為士英英李公初以文稱循常謹慎眾未謂能孰知
其中慨有事在志吞萬兵氣蓋四海胡雛雖驚甚翫而輕堅鐵雖
潛視之猶生高氣終完素心不愧聖主知賞忠魂猶慰鉅野茫茫
黃流湯湯樹碑其側名與之長

山左金石志參濟甯州志
以上原列卷九十

金文最卷四十五

金文最卷四十六目錄

墓碑

王氏先塋碑

王若虛

李仲和墓碣銘

見文雅

王若虛

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王若虛

千戶賈侯父墓銘

王若虛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王若虛

清虛大師侯公墓碑

王若虛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王若虛

進士彭子升墓誌

見文雅

王若虛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以上原列卷九十一

王若虛

王公輔之墓誌銘

李俊民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劉祖謙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元好問

王黃華墓碑

以上原列卷九十二

元好問

金文最卷四十六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王氏先塋碑

王若虛

王氏之先譜亡不可考世居鹿泉農隱不仕其最近者諱傑字邦美始知讀書今行軍參謀守道之父也好古樂善而尚氣輕財務周人之急教其子弟一以忠信孝友里閭少年有悍戾不率者亦必委曲鐫諭使之改而後已由是中外重之兄詠早世二孤玠瑤藐然可憐公親撫視以至成人而玠爲名進士夫人李氏溫雅慈祥備諸婦德與公俱以上壽終所生三子其仲則參謀君也未冠失怙迫於家累屈跡刀筆中貞祐初宣撫司以人望選充本縣尉時甫離兵火遺黎反側未安而爲長吏者方貪殘以違一日眾變自令丞以下悉肆至君側肩拜而歡呼曰惡者除之善者奉之可也保我百姓非公而誰卽以縣事歸君未幾改主眞定簿今萬戶

史侯之立君勞爲多擢慶源軍節度副使尋復召置幕中恩顧益隆遂專腹心之寄君資豪爽而愷悌多可見者皆悅而親侯以碩德宏量高出一時而君復以忠厚濟之政簡風恬遠邇咸賴其從征四方一軍所至獨多全活率君力也平居喜賓客車騎盈門窮日夜不厭有孔北海之風而於文士尤厚收攬薦延惟恐不至縉紳以爲依歸儕類或譏其太過而不屑也故言河朔從事之賢者君爲稱首焉一日語夫人程氏曰吾出微賤才能勲業無踰人者夤緣幸會驟至顯榮非祖考之靈其何以及此而墳隴蕭然堙沒於蓬藜榛棘之間狐兔雜居殆不忍視吾罪大矣每一念及未嘗不痛心疾首今將具禮而新之庶幾死可以瞑目程素剛明因力贊曰斯亦妾之素志也誠不可緩於是戒徒命工更其宅兆增之垣墉以至凡五服內瘞而未葬者皆次第而遷附焉然後完美可觀無復遺恨旣而又曰古者墓有碑碑有文所以垂世也而未之具猶爲闕典乃以其辭來請予於玠爲同舍生於君爲門下客情

親契厚勢不得辭竊惟追遠之說魯語存焉報本之義禮經著焉此天理人倫之至而名教之所先也爲人後者生盡愛敬死極哀戚立身揚名以顯其親宜若足矣而又思所以致美乎松楸而增光乎泉壤表其行實大書深刻爲不朽之計使夫來者顧瞻想像歆羨而咨嗟豈非所謂追遠報本者固不能已耶王氏之善慶旣當爲之發揚而參謀君孝德始終尤不可不記乃敘其大略而系之以銘曰

岡阜在後澗溪在前繫王氏之阡有闕其室旣完旣堅有歸其碑是磨是鐫不有所肇孰開其先不有所繼孰大其傳德厚流光理亦宜然於以昭之於千萬年

淳南遺老集

朝列大夫劉君墓碣銘

王若虛

東垣劉君諱某字鼎臣予之執友也高才博學以詞賦爲名進士興定五年舉天下第一授應奉翰林文字時關右擾攘鄜時被兵帥臣紇石烈承詔往援表君從事執政難之不得已乃遣至則城

金文最卷四十一
二
陷遂不知所終今二十年矣其家以歲月既深理窮望絕懼夫魂
爽之無依也於是招之以葬於先塋而請予銘其墓義不可辭則
爲敘次而銘之君資可愛幼而老成接物温温笑談有味見者皆
悅而親初自以所業過人意氣銳甚謂當立取榮名而數奇不偶
累舉未從一時儕輩收羅殆盡至於後生新進亦往往先登而君
鬱滯如故繼遭喪亂生理日艱晚游汴梁纔試充史院書寫不勝
落寞日者推其命咸謂無科第分君略通其說亦以爲然一旦獲
捷喜出望外方將馳騁快意以償平生而遽有是邁所謂命者果
何如哉斯可哀而亦可怪也先娶董氏再娶李氏子四人董所出
長曰燧以蔭補官次曰煒次曰炤次曰煥孫男三人長曰坦次尙
幼君累遷朝列大夫其從政之歲蓋四十有七云銘曰
其得也遲而喪之速其榮也不足而哀有餘孰主張者有銜不怯
雖然名占甲科亦旣成其志沒於王事抑又得其死有子有孫足
以奉其祀憂樂同盡竟何校哉新宮孔固魂兮歸來

千戶賈侯父墓銘

王若虛

保塞賈侯嘗識予於東垣丁酉夏六月不遠八舍致書見招至則館其家禮意甚厚已而言曰某也不天生六歲而失怙恃今四十年矣而未有紀述不朽之託負媿良深雖不及誌諸幽猶得以表其隧某旣幼孤家譜世系不復能知而先君之事幸存其大略敢丐一言以傳信嗚呼墓有碑碑有文所從來尙矣且禮不忘其本而孝莫大於顯親親有善而揄揚之大書深刻以申其追慕尊崇之意此天道之自然人情之同欲而子職之所當盡者也不亦先務乎吾觀近世自一介之微稍躋貴顯者爭先樹建以爲榮華螭首龜趺亭亭相望宜我侯之不敢緩也旣辱侯知能勿成其美按公諱仛字巨平祁之蒲陰人其先皆隱德不仕公長身美風姿賦性淳篤事父母以孝悌聞待友朋以忠信稱鄉黨宗族莫不服其口德而又重氣節急患難有貸其錢者雖至百萬不問償期議者以爲難初長兄儀次兄成憐公晚生父母屬念且公等幹蠱可嘉

故曲極友愛儀子弗嗣屢請析居儀輒給曰二親既有命書矣卒
舉貲產付公州貳高君亦謂其可妻也以女歸焉承安丁巳春三
月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九卽以其月葬於里之先塋公凡四娶
皆同郡巨室子而最後爲李氏尤賢淑備婦德男一人曰輔李所
出卽侯也一女適宋氏男孫三女孫二人當貞祐兵火之餘城邑
幾廢遺黎無依侯以完復安輯之功爲眾所推由本縣尉至爲州
刺史及歸聖朝勳績益著自招撫使累遷河北東西等路右副都
元帥甲午中朝廷更定官稱選充行軍千戶云侯儀度魁傑胸次
灑落其才行器識類皆不凡而愛民喜士爲河朔稱首蓋一代之
偉人也嗚呼源深則流長本根固則枝葉茂物有常理君子每以
爲積善獲福之喻視履考祥以人占天如影響之敏符契之不可
無也昔有預高閭門俾容軒蓋手植庭槐期生三公者初若妄意
已而果然冥冥之中昭昭者存焉是故卽其所享可以推其始之
所自來由其所爲可以卜其終之所必至夫何疑哉侯以妙年遭

遇驟至顯榮富貴功名無不如志諸子岐嶷稱其佳兒此決非出於偶然者固足以知其世積之善矣而躬行之實不替益隆於先有光又可見其方來之報則賈氏之餘慶殊未艾也是宜書故書之而系以銘曰

厥土維腴厥木維敷有崇其邱於城之隅闕之深封之固過者必

恭賈公之墓

溥南遺老集

太一三代度師蕭公墓表

王若虛

太一之數興於金朝天眷閒衛郡蕭真人其始祖也靈異之跡上動至尊敕賜觀名太一萬壽世嗣其法一再傳而得師焉師諱志冲字用道博州堂邑人本姓王氏祖某父某並受真人法籙師幼穎悟誦書日千言而沈靜寡言不好戲弄年十六父兄議婚師曰性喜出家不願娶也強之不可因而逃去隱於冠氏李守奇家遂與守奇詣衛州參二代師爲門弟子始事尊宿霍子華子華故有淹疾師侍奉惟謹前後十年無懈倦之色或衣不解帶者數月人

以爲難大定十六年朝廷普試僧道師初密誦經文人人不知一
旦中選儕類甚驚及當給據言於考官曰師兄蕭道宗累被黜落
年過四十乞以據授道宗某方壯徐爲後圖未晚也考官不許而
多其讓十七年授度保充衛州管內威儀領教門事二代師將退
席密語道宗曰吾門徒數萬而試經具戒者完顏志甯及王某而
已志甯資雖明敏而頗輕肆非主教之才不如王某純粹廉潔爲
可屬乃以爲法嗣而改其姓凡法嗣皆從蕭氏蓋祖師之訓也師
素不爲辭章及升堂諭眾隨意而言悉成文理勸戒深切聽者聳
然內外相慶以爲宗門得人矣居無何有司選奏四方高德之士
補任中都天長觀師首應之旣而河犯郡城居人往往他徙而本
觀道眾亦旅寓於蘇門師聞而還聲望旣隆求教者接跡而至歲
所傳無慮數千人先是汲縣閭村有觀曰朝元荒廢已久而額籍
具存師請諸官遷於西門墳園之側以處其眾明年河復口本觀
殿宇頽毀且盡師次第繕完尋復一新而增創者幾倍所費不貲

明昌閒前尚書右丞劉公偉自大名移鎮河中道出淇上謁師甚
恭州倅移刺者先以常流待師見劉加禮心猶疑之其後數屏人
獨往而師常靜坐無爲因問先生於此有何受用師曰靜中時有
所得非語言可以形容若無得者雖片時不能安況終身乎其人
乃服曰劉公誠有知矣師自重修觀舍深居簡出外人多不識其
面承安改元日倉正旦父老懼災請師作醮於神霄宮士庶畢集
師少時白皙而癯至是色如紫玉目光炯然冠佩整肅若自天而
下觀者歎仰以爲真人復生也少長貴賤悉歸禮之泰和初章廟
春秋已高皇嗣未立設普天大醮於亳之太清宮閒歲報謝師皆
與焉五年河南道士籍少阮以再祈皇嗣被召過師問之師曰向
來作醮例遣重臣所在供給多傷物命其違天意甚矣自今宜罷
之至於與醮官吏皆須禁止葷酒務行善事庶可達誠雖然再三
則瀆亦恐徒勞耳籍至闕以勿遣重臣爲言上可之而令籍詣太
清行事如初師與俱往旣又同赴中都太極宮誦經百日時戶部

侍郎胥鼎方提控寺觀恐師南還率朝士十餘候之曰今明主臨朝尊元重道天長纔廢隨建此宮如師者人天眼目不容遽去也會宮眾亦堅挽之遂勉爲留七年大蝗上遣中官問提點郭元長禳治法元長敕其徒闔道藏求之師從傍曰道藏如海豈易討尋就使有之亦未敢必其應吾祖真人嘗留經籙三百餘階內有秘章今可用也遂取以進上喜曰天垂此教以利生民卽命師依科作醮比行禮大雨師呪信香一炷禱於真人其雨立止翼日有旨問蝗絕之期對以三日據法有灑壇符而灑時當留一面使蝗有所歸師則留其西西乃大山也及期則羣飛入山而死詔加賞賚師固辭曰道人救物安用賞爲上曰真道人也當別議旌表郭元長告免提點職詔師繼之仍賜號元通大師內人賈病逾年諸醫莫療上曰此非藥餌所及前禳蝗王某殆是異人或能起之師奉命直抵宮闈治以符水而愈宮闈非闈寺不得到蓋以道重師也衛紹卽位特賜上清大洞法服一襲當時榮之師嘗謂人生貴適

意顧名愈尊顯而身甚勞浩然有休息志乃因胥公舉汾西李大
方以自代而歸實大安二年之春也一日集眾曰祖師立教代代
相承如續燈然無有窮盡今弟子中蕭輔道者祖師再從孫吾當
付之於是退處西堂高拱淵默不復以世務關意貞祐二年四代
師主毫之太清師亦從焉四年閏七月丙午忽謂門人曰速具湯
沐吾將歸寂門人亟加冠履未畢而逝有鶴數十旋遶久之時天
氣猶暑閱餘旬而體不變八月庚申權殯於宮之塋其日陰晦重
甚眾方以時刻爲疑俄樹杪雲開如席許得以不誤已而陰晦如
故又聞香風四來送者幾萬人咸歎異之初師之將誕也有桑生
於宅中不半歲成樹比十年其高數尋狀如層樓世所未見至是
亦無故而枯相與始終尤可怪訝也師平生無喜愠恂恂似不能
言至遇事而發雖眾所難決者三數語輒定老莊之外兼通經史
諸書而尤長於左氏春秋其智識有大過人者享年六十六歲戒
臘四十自號元朴子云四代師字公弼旣返河朔將復迎師骨以

耐於真人而求所以表其墓者俾予文之公弼一世偉人所交皆天下之士而竊幸與之游昔已嘗爲作真人傳矣而又有茲命是不以蕪陋見鄙也義不得辭則據其事狀而具著焉

潯南遺老集

清虛大師侯公墓碑

王若虛

師諱元仙字子真趙州人也大父以胥史起身至河北西路漕司掾才幹旣優而行己無玷尤以孝友著稱議者謂不見用於時則必有得於道母歿慨然曰所以區區塵土閒者爲親故也今不待養復何爲哉聞淇上蕭真人立太一大教因往參爲門弟子真人一見愛之授名道淨傳太一三元法得以便行化乃卽本州及眞定之第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藥濟人大定二年凡釋道之居無名額者許進輸賜之公遂投牒以在州道院爲太清觀而在府者爲迎祥真人每批經籙必先授公而後傳前後千品公曰天寶下降要當永劫流行一日去世誰其保之密禱上眞願於私屬生繼嗣其後男琳得子相貌殊常卽師也生不茹葷始學語能

辨三官之像少長嬉戲則教羣兒禮北斗澄大喜以爲祈禱有徵而得所託矣會朝廷鬻祠牒由是度爲道士年十四已克主大醮詞音清亮迥出一時儕輩翕然推服明昌初以高德應詔入住中都天長觀自泰和改元國家事祈禳連設大醮羽流極天下之選而師皆與焉仍常居要職出諸人右功完賞賚甚渥賜紫衣德號曰觀妙尋佩符馳傳降御香於岱嶽長白等山頃之以親老辭歸鄉里崇慶間召住太極宮用進補軍儲恩改授今號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宮敕有司一依天長故事逾年而退未幾太清宮請爲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應之時院門凌替殆莫能支加以歲賦數百斛爲病尤甚師下車未浹旬以狀上聞悉獲蠲免眾賴其庇已而拂袖棲遲於涓川正大庚寅正月爲善士左崇等作醮於釣臺法事勝絕舉壇欣幸以爲未始遇也旣畢將還忽示微疾眾欲召醫候之師不許曰世緣已盡自可長往安用療爲越三日日中命置高座而處之顧至未刻則口占一頌舉首端坐頂中夏

然有聲兩手握子文而逝時年六十九矣遠近士庶炷香拜禮者累日神色宛如生人已酉焚化於郭西從遺命也下火之際紫雲見其北蒼鶴十數翔舞空中移時乃散送者幾萬人莫不以手加額嗚呼異哉其超脫明白如此亦世所罕聞也丙戌塔於潁濱之崇真觀子素知師名而不及識每以爲恨然嘗與其門人口悟詮游悟詮業履清修而讀書好事亦落落不凡者以大元辛丑年正月二十日改葬師於平棘縣明信鄉之鄭村原屬子銘其墓渠意旣堅而竊亦樂爲之道也乃敘而銘之曰

其生也爲賢其沒也爲仙人而如此足矣又何加焉著之貞珉以

永其傳

滹南遺老集

贈昭毅大將軍高公墓碣

王若虛

慶源軍節度使高侯因教授王君進士陳生來見曰不肖不天生四年而先君捐館舍訓誨不得聞奉養不及致其爲不幸可知也逮其長成事與心違曷勝風樹之悲顧瞻松楸未嘗不流涕太息

今將刻石墓隧以垂之無窮事實本末雖不能詳而故老所傳猶得見其爲人之大略茲敢以託予謝非其才而請益堅重以王陳雅故義不可辭則勉爲之敘次曰公諱顯高邑人其先皆農隱弗耀公敦朴簡靜而辭色温温接物極愷悌輕財務施喜周困窮其事親處兄弟孝友尤篤至教人亦必先此里閭宗戚無貴賤疏近交口稱爲吉人無閒言者明昌七年五月壬午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卽葬其鄉之先塋夫人韓氏婦德無缺亦著賢譽後公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慶終本縣丞次曰進不仕次曰添祿卽節度也男孫四人女三人正大中以節度恩特贈昭毅大將軍夫人封號如例初節度當再罹兵火之後寇盜並興道路蕪蕪城邑頽廢而能糾集義旅撫安遺黎內守外攘以鳩完復之功闔境晏然遂成樂土有司嘉其能擢柏鄉令累遷今職治聲甚美公望甚重其福祿方隆而未艾異時所至有詎量者嗚呼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及其身則在其後物有定理聖賢有成言古今有同然之效昭乎

其不可誣也今患不能爲善爲之未始無徵高氏世居畎畝沒沒於常流殆與草木同腐而一旦子孫蕃昌門地烜赫以爲邦人之榮推原其自豈偶然也哉是誠可書故揭之以勸來者而系以銘曰

身雖不顯而後也昌壽雖不永而所存者長褒卹有命紀述有章以播其芳以揚其光是之謂不亡

潯南遺老集

保義副尉趙公墓誌

王若虛

公諱彥姓趙氏世爲眞定藁城人祖某父某皆農隱不仕公少剛果敢爲無畏憚天眷聞朝廷以南伐徵兵公適出有司卽取公兄公聞卽走歸自陳彼才力不我若請自代遂行不一辭妻子人義而壯之會事平還天資純質治生尤勤儉細故躬親不懈服食器皿期於僅足自餘無毫毛非分用日夕蹙蹙恆若不足教諸子孫及所以語他人亦唯是見諸惰侈者咄嗟惡棄殆不能與言故卒大其家以名一邑承安二年以耆老受官保義副尉後二年冬十

一月庚子終享年八十八素康彊少疾至是猶能日自興起行步了無牀枕滯將終謂其子淵曰吾常歎人之子孫鮮克以義終祖宗積累之業一旦不難割散之骨肉相視一旦如道路人惡孰甚焉爾其帥下以嚴處之以均無怠無頗無速乖離以隳我家其孫曰元英者以進士擢第則又特戒曰惟爾所獲亦惟我祖宗實有慶爾無遂獨庇爾裔必及其餘以答我祖宗意其遺志如此初娶靳氏先公卒晚娶張氏子三人長曰汴以從軍官至敦武校尉次曰温皆早卒淵其季也女四人長適靳氏次傅氏次周氏王氏男孫八人幼者二餘悉克自立亦旣或有後女孫九人幼及寡者三餘悉得所歸噫公之所享多矣富貴壽康子孫蕃昌人或一二之不獲公則兼之茲不多歟故其歿也君子無大恨其家歿後二十一日葬諸先塋祔以靳氏而責銘於若虛若虛於公爲舊親旣又爲孫壻故辭而不得免銘曰

萬事畢一生足斯而慊焉復何欲新宮孔固惟吉卜左右前後皆

其族安其神樂其真以利其嗣人淳南遺老集以上原列卷九十一

王公輔之墓誌銘

李俊民

世傳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以其是王家太子其子孫遂稱王氏有二十一望各以分封會采而立史記秦有王翦漢有王陵最為顯姓太原琅琊二望為尤著今按王姓非獨出於子晉之後又非分封會采而得出太原琅琊者子晉之後後漢逸民霸司徒允魏司空和晉司徒渾後魏龍驤將軍慧龍梁太尉僧辯唐侍中珪並出太原漢諫議大夫吉晉司空祥及齊宋梁朝王氏盛於江右者唐宰相方慶皆出琅琊王子比干之後以王為姓者出河東天水六國齊王田建子孫以王為氏者出北海陳留魏公子信陵君無忌子孫以王為氏者出高平京兆公諱翼字輔之其先河中人疑王子比干之後世遠失其傳祖克明避靖康之亂徙家濩澤晉城之王城里父德遷於里韶鎮生翼驚姜之後不聞啼聲者數旬父以為癡及能言與他兒小異性穎悟稍勤於學七歲常從師行

有誦杜牧之華清宮詩後師舉似厯厯能道之師頗奇焉八歲能屬文旣長日記千言應進士舉因感疾遂留意於醫與名輩張全道趙子華友講究難素及本草物性藥證病源以拯濟爲務貞祐甲戌郡檄委以巡檢南山土寇一日破葛萬賊性不嗜殺遂辭職晦迹月院山耽味經史百家之說每有疑事書之別卷疑釋塗去之尤精於易占無不應與人交尙義重然諾友愛同氣分財取眾房之所不取武城張氏數日遇盜不知所適公一日因採藥偶得張遺橐及書契瘞於巖下後其孤故還給之寡婦李氏有少年安姓者強娶之不從力斃之棄屍古冢旣而婦活公乃誘其父兄訴之官安服其辜人皆義之丁先生女以父亡值艱會已鬻於豪民焦氏焦婦疾篤命公視之曰若差從公所欲報之公曰但得丁女可矣焦諾之婦安攜女而歸長嫁於汝陽庾氏醫不取利眾醫讓之曰余所重者人命奚以利爲利心一萌何異紵臂奪會乎咸愧其言薄游河南從者如市謂其徒曰汝輩若依得論語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此兩句便可醫矣如孫思邈者亦有所不知若不知爲知雖思邈亦不足敬盧氏劉氏各遣子學醫亦令二子說論語人或有疾醫不克痊公至問所服藥曰是也但病深藥未效耳及愈謝之曰非獨此藥亦向者服藥之功也常謂其子從儉曰人與汝有隙病而求治何以處之從儉徐應曰若羊叔子豈醜人者耶公首肯之致仕何不罕特進在汝州忽暴風疾不語公曰服此藥三日愈十月又病公曰宜吐之後服完明粉半月愈恐來年十月病必復發次年如期而病公曰此必須藥過後月十六日寅時無恙上遣太醫庾公來視疾服藥輒斃公曰藥勢太急正不勝邪故也日晡當復甦其二子哀泣求藥不許曰藥能起生人不能起死人翼日寅時特進公薨十一月十六日河內崔氏子值年三十餘病不救將斂公至曰此已不能藥治當針之猶可活其父不信公三針而體溫明日再針而目開七日如故梁縣尉范某傷寒不起公曰六日汗解請藥曰善攻不如善守過五日昏眩左右手無

脈妻子泣謝公熟視之徐笑曰勿驚汗將出矣頃刻汗而愈防禦
完顏公問易曰當先理會心又問曰以靜以誠如水動則濁濁則
不能照物王彥明問讀脈經皆能誦之然臨證切脈多惑何也曰
汝但口誦而心不悟悞譬猶按圖求馬果得馬乎時吉仲器在傍
曰學者尙如此況不學者乎至於秀老德老二入處悟禪理太原
公處精術數古今才人詩得句法平生著述有素問注疑難二十
卷本草傷寒歌括各一卷算術一卷古律詩三百餘篇長短句二
百首雜文四十篇辛卯至日召子從儉曰早來望氣不祥我數將
盡汝勉之過次年二月初八日酉時可免壬辰正月入汝陽山避
天兵所臨遇游騎俘至營中被害皆如所占臨終語妻李氏我平
日別無大過惡惟破葛萬賊不能無冤此其遺恨耳死於兵與死
於病相去幾何古人視死如歸我死無憾男從儉必在可往求之
李氏以遺命入山見從儉曰吾豈是要活爲汝父所囑今旣見汝
死無恨矣終於玳瑁寨公始娶山陽張氏生三子長曰從約業進

士次早卒季曰從儉再娶馬氏無子再娶李氏一子天從儉有父風業儒大朝委劉中試諸路精業儒人從儉中平陽選癸卯春將以某月日葬狀其父行託所友德老李子璿求誌諸墓故哀而銘之曰

家世儒業靡忘厥初尤所長者治人之書葛萬之賊一掃滅迹不忍於殺乃退厥職遭時之變潛居月院左經右史好學不倦周流河外聲震汝海向風而從無小無大有疾則視得脈於指囊中探丸起人之死神妙不測莫善於易擬議而動與時消息卹人之寡筮撻之下贖人之孤備禮而嫁德如叔微藥如宋清宜其有後不墜家聲淺土之喪客於他方有子克孝護還其鄉委骨原野其誰與藏魂兮獨歸闕此元堂

莊靖集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劉祖謙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於長安聞得道羊皮先生已羽化於府署之宣詔廳復有紙襖先生居焉數數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

異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武言楊碧虛者傳王祖師之道名振關中向所謂紙襖先生也先生字明真其號碧虛子耀川三原道曲里人家世爲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仲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詣山東見邱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承安泰和閒徒眾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治莫能效先生爲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爲謝先生形骸或歌或舞或類狂癡曾以養生安心術相授其爲官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積祖墳預建壽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爲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於前知府朮虎公旣瞑目門人斂焉郡人驚異觀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城扉果闔於是郡人

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
常以師之壙獨未有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內充性則戕一真忽焉
散微茫反以紙襖爲猖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
上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志常甘水仙源錄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元好問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先大父之薨參知政事高公子
約爲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
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
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
未遠而人代旣遷徵良史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盡瞻言
邱隴旌紀寥寂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釁蒙累無以自
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爲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
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顧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

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蓋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尙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爲宰相尙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爲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腹心之謀者爲多潢霽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爾軒輊之權旣分疏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跡處乎危疑之間難入之言奪於眾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爲得計循默爲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据董右丞師中胥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他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篤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龐耆艾足以填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爲稱首夫善化一鄉智効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秉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

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爲東阿人曾祖諱晞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榮祿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祿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篤於學問以尙書爲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歎曰丈夫甯老於童子彫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爲名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穎悟號稱博聞強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穎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羣起公有策禦之盜爲衰止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淶鹽司判官課最超淄川長

山令去官之日百姓爲之立祠十口年充尙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句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甯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爲尙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乃眞受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中敷奏詳明不爲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卽位詔以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爲河南路提刑使不期年御史臺奏課爲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爲后臺諫以爲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遺路鐸翰林修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容卿以爲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爲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爲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內觀察使其後立后議寢上思公言召爲大興府尹二

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爲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爲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爲之平物價寬民力比他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爲建去思堂畫像祀之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衄凡以軍事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鬪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氣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略以爲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事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弊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稅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

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從卽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尙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祿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庭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閣門祇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他相莫與爲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頻上章告老甯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他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祿大夫三月厯舉朝賢之可代已者求去甚力上爲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卽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機務相勞今去意已堅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

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事公爲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場毋敢妄動莅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定卽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灑掃庭內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貴薄尙儉而已尋薨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考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朴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沈默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欷歔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爲感動夫人前沒章宗欲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潔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

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爲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茲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爲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癰疽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爲重者人視之以爲血讐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庭之臣皆以爲不可獨上以爲可故公之言易爲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爲可而公獨以爲不可故難爲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爲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

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迺祠嘉平神物不亡時出效靈穀
城之張帝傳載生帝傳維何文貞壽公木訥之剛朴魯之忠以靜
而應以介而通悃幅無華安事勇功郎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
良興陵所試大定之治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
民以甯謚賜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生之曷不成之孝孫受之曷
不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鳥羣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戰國從
本固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興作法於貪敝將曷
勝悔罔後及忠無前寤我思古人愛而莫助黃山之陽喬木蒼蒼
公墓有碑千載涕滂

遺山集

王黃華墓碑

元好問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
爲葬也詔有司購錢八十萬以給襄事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未
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

才選直翰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慚琬炎之句蓋公門闕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甯遷白霽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

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卽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翰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誣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早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碁碁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雞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坳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

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栖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茲山因之傑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闕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詔遷翰林修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期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止承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冠公歿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日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旣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尙書

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
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
氣津津溢於顏閒慙懃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
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温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
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
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琴
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
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爲
知者道也有藁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
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
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
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旣高又嘗被旨與舅氏
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跡
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遊戲則山

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與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盃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邱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慰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變龍姿孰雲之從望公修門劍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私袞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

難閒氣所鍾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
上通詩至夔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甯阨以窮研磨於
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代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
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累之爲功畀鑑基而奪之
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
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寫
孤憤於迴風謫傅長沙蝨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
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
屈賈其何以釋元壤之遺恫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二

金文最卷四十七目錄

墓碑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元好問

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上護軍天水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趙公墓誌銘并引

見文雅

元好問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見文雅

元好問

寄庵先生墓碣

以上原列卷九十三

元好問

朝列大夫同知河閒府事張公墓表

元好問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

見文雅

元好問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以上原列

卷九十四

元好問

金文最卷四十七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元好問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爲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彥直爲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宛邱令卽君之考也宛邱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爲淄川人路孟洲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轉運司押遞官時正隆南征在所寇盜充斥及歲終受代閒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凡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穎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爲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爲獎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爲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換承務郎調歷城主簿改積石

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啟事退日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除吏部主事陝右旱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飢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卽開倉賑貧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爲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譽旣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乏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遍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真決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爲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十倍大定閒一時府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餽餼同列方以從軍爲憂而君自請焉宰相重君之行爲改檄他員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爲民以稱朕意政成卽召卿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

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柩還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卽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違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飲食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毀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耐於某原之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卽以和雅自將宛邱蒞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張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入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鈔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此前世龍虎榜至論孝弟忠敬尙以君爲稱首云先娶沂州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女再娶宛平王氏沂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男二人長國瑞

試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淳正古雅爲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

曰

處爲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旣厚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永錫爾類從古有詞人子養親易失者時舍飴弄孫爲樂不貲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爲隙駒忽其崦嵫顧瞻元堂泣涕漣洏及母下泉尙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終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遺山集

寄庵先生墓碣

元好問

道陵承安中賊臣胡沙虎尹大興先生爲府推官虎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協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

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爲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爲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爲政恐甯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虎篡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今爲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旣無可撼搖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譖爲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甯之弑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疆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尙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厯五季宋末之亂譜牒散失無可攷按靖康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欒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爲資者來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旣平又量爲道路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元講道優游以壽終

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卽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
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旣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
吾甯當以人命試吾術耶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
療病無異也卽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爲文章二十得解住府
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
第釋褐橐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爲比縣舊多盜先
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爲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
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
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
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爲渠民
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泊其
父老相與立石用詫於他邦入爲尙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
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甸判官
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

滿坐爲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甯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邠城頽圯爲憂謀之州將爲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虎弒逆自署太師尙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卽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爲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爲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閒先生益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爲人雅爲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閒畫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爲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厯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絃歌棊槩在他人以一伎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剋

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娶延城劉氏三娶河閒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未娶大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窠治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適士族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惟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耐獲罪神明無所於死惟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學問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爲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略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以不獲爲恨其何敢辭惟是鴛劣老矣

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大誼要責以爲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爲權嗟惟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涎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甯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甯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違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爲世砥柱如是之卓然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三

朝列大夫同知河閒府事張公墓表

元好問

秦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焰焰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爲言公時爲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譴之他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埽地而公守河閒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言秦和名臣者惟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爲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卻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棋酒自適後用公貴贈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卽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遙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尙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使戶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

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爲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爲人眾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爲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爲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爲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簽南京路按察使事搏擊豪右發摘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丰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閒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閒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

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夫人李氏再
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
孫男三人曰革曰賁曰恆公天性孝友爲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
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
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鞠之一問得情
人以爲神明之政在所敦獎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爲之一變起文
廟於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
屋閒繼擢上第張氏遂爲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以
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客燕中緯
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白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
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
吾子撰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
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
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預有榮焉敢

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爲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惟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爲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不可以事君

遺山集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尙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今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爲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以爲先大夫有功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今史冊散逸旣無以傳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繫金石是賴誠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譏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

字充之族王氏世爲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爲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叛後服者則別籍次第拘僇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儒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卽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尙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遂專賑貸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猾不得夤緣爲姦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總諸郡兵討捕羣盜悉平泰和五年吳曦納劍外五州內屬公以選爲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爲宋陝西安撫司奏公爲經歷官俄改眞

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
冤獄異時審讞者專以末減爲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
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
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勅設三司不便大略謂三司之設民間竊
議當以刻剝爲事臣愚以爲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
定閒一曹望之爲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
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卽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
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惟當
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
縣官錢詔公鞫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
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併按之煒懼不免
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耶乃
列奏煒內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賊狼藉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
之他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

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
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太中大夫
本路按察司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爲行宮尙書戶
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皆倚公而辦
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
高琪不可議以他辭卻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
下爲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爲不
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願謂高琪曰王擴與我
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歐里白以御膳羊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
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爲知禮朕
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
盡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庭辨天下
知者以爲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爲急耳其於
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

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校計鶉鴿水會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膳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爲刑部尙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趨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卽付刑曹以受命不卽行爲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褫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遙領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別詔慰撫良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眾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爲惟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

以爲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恆產孰不爲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耕穫受田初年給口糧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略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旣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餽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饌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尙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卽以謝事爲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患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攷行諡曰剛敏兩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爲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運司管句何其次適監韓城酒賈仲源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蒲鮮石魯刺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滎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

舉進士未嘗不爲考官臨事有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寶趙公子文號爲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欲爲不忍欺子文周密欲爲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爲有徵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惰節浮費惜民力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爲多識者謂公策慮幅億洞見事幾雖軍中老臣宿將料敵致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爲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旣件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才非難獲用爲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爲尤難大定明昌閒文治爲盛教養旣久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絕人遠甚加之內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爲御史爲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暫

歷戶曹卽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爲強臣所摧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爲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強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閒氣之雄揚於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驄搏擊所加姦宄爲空公甯經生儒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饗河潼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毆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強而四體之充成周旣東正塗旣窮扼天關以九虎失頗牧於禁中往在北門身爲金墉有來梯輦不利仰攻孰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維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爲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甯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珪璋顛顛山立揚休頽岱嵩而不吾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

風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四

金文最卷四十七

金文最卷四十八目錄

墓碑

通奉大夫禮部尙書趙公神道碑

元好問

內翰王公墓表

見文雅

元好問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以上原列卷九十五

元好問

國子祭酒權刑部尙書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元好問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尙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并引

元好問

資善大夫吏部尙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見文雅

卷九十六

元好問

金文最卷四十八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墓碑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元好問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爲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厯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太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閒閒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燦然可觀繁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效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廕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推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會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鬱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爲無愧是知列國

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爲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今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畢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鬪傳敵人遣

聞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眾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贄克剛北走時燕都受圍惟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迹隘巷以課童子學爲業明年冬路稍通公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略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琛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琛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爲我持表奏辨曲直乎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琛言欣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悅曰思文再歸國忠孝可尙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略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爲請皇

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
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槪
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
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
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虢屯戍所在刺史領軍
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
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
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
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
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
安六年五月召爲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
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爲之霑浹初河朔擾攘之際
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
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

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今吝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爲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麻斤出至以化內外議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暫爲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爲不可上省奏大悅卽命赦之且以義爲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鞠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爲富家厭其丐貨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

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玉貪冒無贖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爲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給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眾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爲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轍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吾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爲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爲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閒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閒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羣公爲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

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尙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仙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尙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丁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邁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尙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娶王氏行六部尙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贄尙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贄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適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笞贖之玷宰相進除目及公名宣宗

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爲文不事彫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贄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撰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爲請好問甫從官學卽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爲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裒之間輒敘東園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温温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尙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集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絕出乎材行氣量之

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
艾而尊是故爲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
萬人之眾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雋偉
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爲雅
而劣不可以爲勝故自視缺然陳太邱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
次律坐鎮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
而下有爲之斂衽者非品何以得之元光大以來天下大夫士
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
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
仕爲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
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
遂爲縣人鄭內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
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
名之中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籍

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復入優等調
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
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
散貯民居而以富戶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旣久官吏
囊橐爲姦民殊以爲苦公白於漕司卽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
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前檢察帥
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
檄蜀旣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
殺獲甚眾公爲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
乎主帥聞而憾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卽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
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
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眾鼓舞迎勞公以
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爲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
召補尙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

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太學博士兼前職至甯初賊臣弒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略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閒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撤各門冒券四百餘口劾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滅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從坦軍於孟州軍謀爲變本温懼不知所爲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眾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諭以上意思忠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賊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石者而下十數

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
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尙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
而兩人以爲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
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
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行明年行臺
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陽詔京東總師紇石烈志攻盱眙仍
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牙古太强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
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略宣化縱兵大掠故臺
兵所至悉爲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
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
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
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
士譁譟以我帥無罪爲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帥
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

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卽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倉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迺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爲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穀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九斤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爲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爲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

死社稷在承暉爲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爲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饑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丞百家爲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贓賅百家與令有連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胡土門都水監使毛花輦易其言不爲備一日紅衲數百連筏逕渡殘下邑而去朝廷命公鞠之公以二將託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爲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公歎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卽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畏折審理冤獄時河中

帥阿虎帶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
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爲言故相賈公益兼判河中聞絳
陽受兵悉軍救之鉦鼓旂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救至解圍去僚屬
請於公公不守河中而救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
未之思耳吾救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不及河中在今日
尤爲重地朝議擬爲駐蹕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陝右有唇亡之
憂以渠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爲言竭民膏血爲
浚築計剽騎纒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爲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驅
迫老幼填塞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震天流尸蔽川而
下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恨南渡
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
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
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
尙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

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筭贖之玷然其撫
四方者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卽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
徑歸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並玉峯下旁有長松十
餘名之曰松庵因以爲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屈信通昔不少
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豐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間
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
爲高也明窗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翦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
談雅論俗事不掛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閒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
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尙略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
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
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傭兒販夫塵土氣
爲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
韻高絕者爲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鬪蘭鬪蘭松醪遂爲山中故事
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

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
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
察孫運安尙幼公姿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
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爲臨海所絕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
人惟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閒言公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
獨護養小弱弟瑱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產殊厚公
慮爲奴輩所侵籍於有司攜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
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疎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
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閒詩四韻每誦
一句輒爲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爲不足玩見公必爲之
懼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爲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
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爲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閒
風氣雅爲禮部閒閒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
其專門之學風流蘊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

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
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四年而吾五人唯不肖在耳故
渭以譏述墓碑莫好問爲宜尙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爲
中暘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較之
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
來文章鉅公敦龐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歎使公得時行
道褒衣大冠坐於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
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薄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
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爲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清峙峻以奇塵表朗出
莫可梯白筆一奮雷風馳耽耽虎如毛髮威奔走魍魅號狐狸元
精降材匪一機三光九泉絕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
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惠文其敢卑九鼎大呂棄若遺負而

趨者先所窺鳳兮德衰天實爲正有來者吾何追竝玉之麓草木
腓兩崖出泉懸素霓朝猿與吟暮鶴飛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
還人代非臨流濯足尚庶幾滹河北原公所歸墓形馬鬣大茂齊
龜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五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皇遂與家人相失
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
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
萬餘里之遠閒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
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旣爲騎兵所
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情辭慷慨義不受辱竟自投城
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
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爲次第之公諱延登字
子駿姓馮氏世爲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

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且好與羽人禪客游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鋤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卽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眞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甯寨事部使者舉廉能轉甯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爲發粟賑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盜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尙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尙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爲平涼路行尙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爲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卽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

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理冤滯七月出爲京兆行
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
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
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以
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
之又問何若人對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卽貰汝死
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
死不若今日卽死之爲愈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
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
使者理耳君鬚髯甚偉乃薙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
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
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
封始平郡侯會邑千戶會實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
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廕補源廣

威將軍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
遙授靈寶校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慥次嫁監湖城
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眾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
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
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甯先無廟學君爲伐縣中長生柳
取以爲材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閒時人異焉在甯邊
日學詩於閒閒公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時輩少見其比及入
翰苑一日直宮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
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盡知慚負多
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爲言丞相求君文
甚勲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耶吉鄉
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翁自號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
世平生以易爲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
所得旣歸集前人章句爲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子生

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鬱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
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歲烝
嘗橫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淫盜墟兮亦
何望

遺山集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元好問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爲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
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
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蜂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
匿林莽閒懼爲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
異焉童非入學記誦出他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
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
舍漂沒城壁頽圯公日以救災爲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
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

先聖十哲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
迎奉以歸其審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旣淤墊有
未嘗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有奪
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畝如干收入幾
何輸之詎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來歸者十倍其初土子卽
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
殷號爲難理署事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
廷自陳云民以受杖自拌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無
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爲懦也乃公爲橫恣無所顧藉不數日
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
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更境內凶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
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
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甯不知然渠家闔縣首
戶子雖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謁

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爲治官有業與農功無異農夫噓牛曝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爲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爲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宏毅爲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爲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甯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期尙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姪恩過所生拊孤者以爲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默自將正大中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被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以廕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二人長適鄢陵酷務監馮鵬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適餘早卒安世旣通

貴得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
廣甯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遷藁葬於縣北大李莊之
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猶復旅食異
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泊夫人之柩祔於先
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
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
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石矣聞之諸
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名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
敢以墓碑爲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爲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
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囂耄老誰所資碑石有銘無愧辭網
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遺山集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尙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并引

元好問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兗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爲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剋石烈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牙吾塔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爲人強悍鷙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聞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捲之後靈壁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爲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瘳勳伐旣高知朝議倚以爲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橫被凌轢殆一倉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顏貌見者以爲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胸臆妄有執持君必爲之委曲開論不動聲氣獷悍化而柔良旣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

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爲多邁伯玉爲顏闔說蒼虎人以爲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歟君諱汝翼字季雲族張氏世爲河內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卯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厭次丞復以內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甯主簿西甯近接夏境頻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爲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爲尙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爲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移刺羊哥以宋兵脆

弱不足爲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
西城遂據之時君與羊哥在東城羊哥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而
遁君戒廩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眾賴以安已而保靜軍
來援碭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爲立生祠
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總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
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靜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
且擢拜秘書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合六哥劫殺
行省事忙古剛以州降宋詔總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
有能誅六哥反正者官賞有差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
士死傷甚眾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六哥首來降
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
旣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曰
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况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
阬之朝廷將不以爲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

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誑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陝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無慮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易搖重爲避兵者所警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稟命於朝然後納之君進曰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爲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爲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閒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三二日命卽下稟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與商略帥若專輒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爲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卽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之云牙吾塔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爲參佐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也總府軍還鎮改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年志行尙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

疾求解留居歸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總帥赤蓋元凱起爲經歷
官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帥
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戶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
官且諭之曰卿昔佐牙吾塔甚有能名今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屈
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憂也及尙書
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
甯軍節度使事遙領鈞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爲沛縣
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
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翼日蒿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
有三年孤子翔等舉君旅襯歸祔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
娶朱氏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
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遙領鄭州防禦判
官次曰浚武義將軍遙領河內縣令女一人適汴京東水門副使
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王子冬

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撰家傳以神道碑銘爲請三請益堅某不得以不敏辭乃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者其銘曰

松柏青青風水攸甯張君之阡樂石有銘侃侃惟君仁信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舉頭而城颺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爲權衡使存諸己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唯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爲有徵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九十六